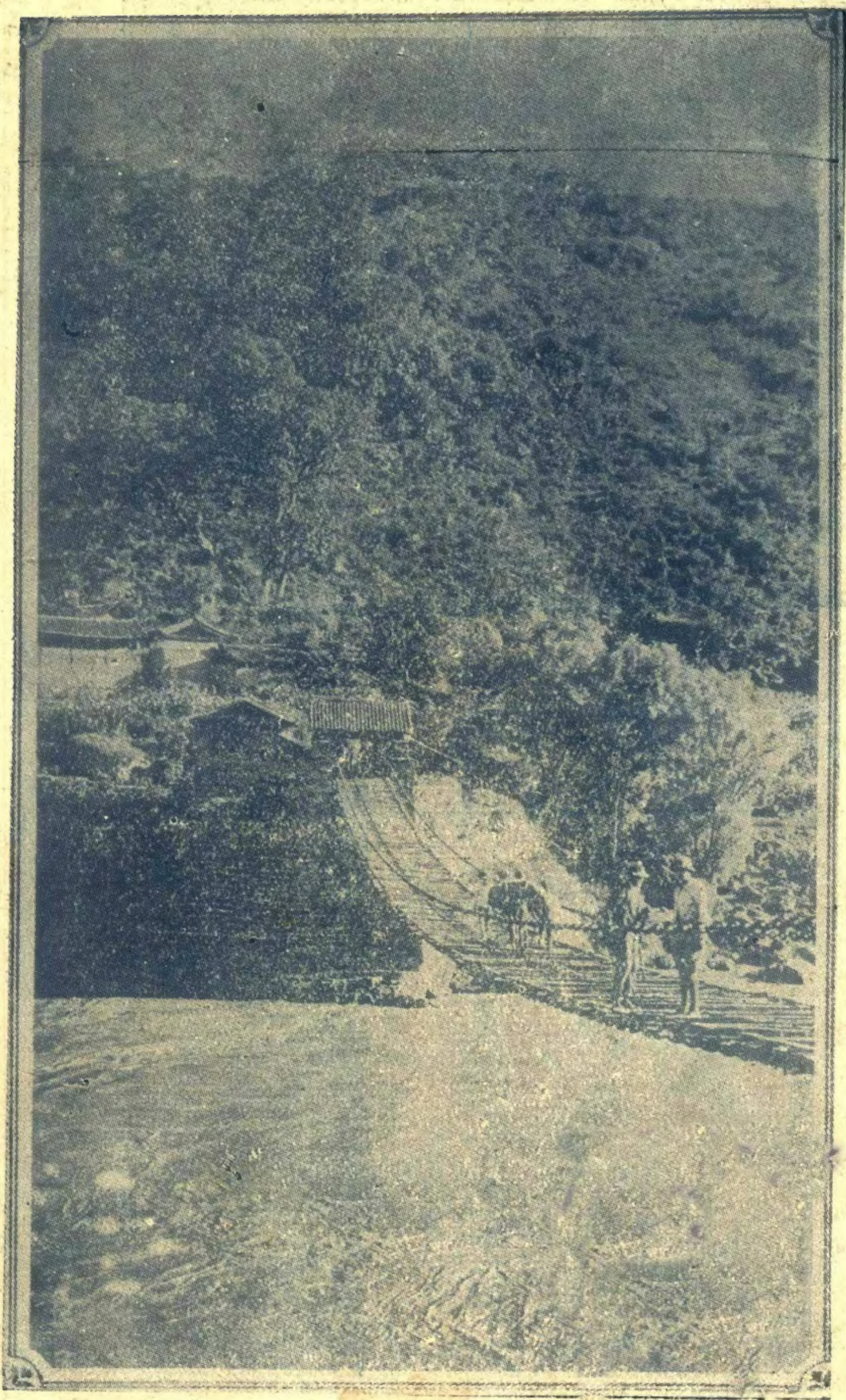


英國庚款委員來滬



英政府近派委員團來華、調查中國情況、酌定英國庚子賠款用途、上圖爲上海總商會歡迎委員團委員長威林敦時所攝之影、前列自左至右爲余日章顧維鈞威林敦巴爾敦(上海英總領事)及虞和德、下圖乃被聘任中國委員胡適之君小影、

❀ 險境游歷 ❀



❀ 雲南麗江鐵索橋 ❀

時人彙誌



高恩洪

高恩洪、號定安、五十五歲、山東蓬萊人、微時充電報局報生、既而赴英充駐英公使館翻譯、清季唐紹儀赴印訂議印藏協定之際、高隨充英文祕書、民國後、歷任湖北電報局長及川藏電政監督等職、後調上海電料處處長電報局長、第一次奉直戰前、高以與吳佩孚爲同鄉故、故意壓扣政府電報、以見好於吳、爲交長葉恭綽所知而黜職、十一年五月、直軍勝奉、握京政權、吳乃薦高長交通、歷顏惠慶王寵惠兩內閣未遷調、至汪大燮內閣任內、保洛兩派暗鬥、吳景濂等控羅文幹受賄、高聯帶去職而走、十三年三月復得吳之助、任膠澳商埠督辦、是年十一月吳敗於奉、高爲魯督鄭士琦所拘、幸不久得釋、十四年十月吳由岳州返漢、設討賊總司令部、以高爲交通處長、旋復改爲交通總司令、今仍在吳左右、

第三卷 國聞週報目錄

【社論】中國今後之外交……………布 雷

中山逝世週年紀念悼辭……………慎 予

土匪之廢利……………子 寬

日本紗廠工潮何其多耶……………心 冷

代表一箇陳腐的思想……………王 恆

各方面之時局形勢與人物(中)……………政 之

漸入佳境之一九二五年……………受 百

列甯論……………劍波譯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記……………公 展

詞譚……………宣雨蒼

匪窟餘生述……………受百譯

強盜文學……………L. M.

評神州新片「道義之交」……………心 冷

體面攸關(小說)……………葉小鳳

辭職以前(小說)……………詒 孫

時人彙誌(高恩霖)

國 聞 通 信 社

徵 求 各 地 民 生 疾 苦 之 新 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于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社論

中國今後之外交

布雷

依急進主義者之主張言。中國除打倒帝國主義參加世界革命外不復能生存。依理想主義者之主張言。中國除自動宣布各種不平等條約無效外。不能希冀恢復已失之國權。華斯二說。則中國今後。殆不復需要外交。蓋外交者。一方以合理要求改正從前關係之偏頗。或應付新發生之糾葛。而一方則仍承認已存之國際關係。並不完全抹殺之者也。夫使世界革命果為極有把握之運動。則國際局面。勢將澈底翻新。枝葉補救。誠何足道。然吾人試一環顧世界革命陣線上之所謂參戰員者。其組織已達健全乎。其準備已屆成熟乎。如或不然。而將幼稚脆弱之中國民族充重要分子之一。則世界革命之成功。恐亦非一蹴可幾。至自動宣布撤廢條約云云。自亦為國家爭存之天賦的權利。唯於此有當注意者。所謂自動宣布廢約。宣布之任由誰當之。吾人從歷史的先例言之。唯革命勢力握有政權而無虞乎本國之分裂與牽制時。始克舉此痛快之改革。亦唯自身擁有號令統一之軍隊。遇必要時有不辭一戰之決心與準備。而後始可制對手國之頑抗。此二大原則。如俄如土。皆其例證。若在中國。政權軍權。均感割裂破碎之痛苦。如宣布而不執行。固何貴乎宣布。反之若竟自動收管各項已失之主權。則勢力不講理之列強。且不必以堅甲利艦臨我。祇須結合或部分之藩閥。與之締結新關係。已足陷我於困境矣。是以自動宣布廢約之策。不可無此存心。然不能遂見事實。唯其然也。故中國今日恢復國權之運動。仍不能不借徑於通常方式之外交。

外交能事。知己知彼之四字足以包括之。故必外審國際之情勢。內應最近之民情。任何雄才。不能外此途徑。唯其成敗利鈍。則有視乎手腕之巧拙耳。中國所處之國際情勢。與任何國家迥異。在他人為平列國家中之一員。而在我們則立於被包圍被侵凌的地位。他人之國家。在外交關係上有與國。有假想之敵國。有平等交際之其他國。而在我們則楚歌四面。環而伺者。皆吾敵也。英法在對德關係上不一致。而對華則一致。英日在太平洋關係上今已不一致。而對華則一致。故自來中國之最大困難。為無法打破此連雞之局。然此種協調外交。自歐戰迄今。則已經兩度之變遷矣。因大戰關係而與奧自然脫離此共同圈。以與我在新基礎上締結國交。因俄國革命關係而與俄亦在新基礎上與我締結國交。此第一度之打破也。自去年以來。日本美國法國。於協調政策之不自然。亦

頗有痛切之省悟。故表出雖仍標榜對華一致。而實際則各思自露頭角。此觀於五卅案六國調查中法委之興趣。三國調查中美委之單獨發表報告書。以及日本對法備會議與關稅特引會議獨標親切之聲調。期以口惠博我之同情。而最近粵海關稅司之非常舉動。日本報紙因不嫌於英國獨佔海關行政權。亦大唱公正之論。可知**協調政策之命運。漸成過去**（至多不過在制止蘇俄的必要上維持其聯合戰線）而**我國外交家於此時期。大有運用外交手腕之餘地**。此所謂外審國際之說也。

所謂內察民體。本無待多所說明。但當外交重任者。應知今日之民衆。已不同於巴黎和會時與華盛頓會議時之民衆。現時中國民衆『獨立運動』之風發泉湧。主觀上之啓發。不能不歸功於孫中山領導下之國民黨的宣傳。而客觀的刺激。亦由於列強壓迫之加甚。（十年五年前之國民。祇感覺到政治上獨立被侵之痛苦。其感覺抽象而寬泛。而今之國民。已認識列強經濟侵略之面目。其感覺較具體而深刻。）五卅運動以來。『民族覺醒』之美論。雖偏見之英美人亦不能不以指昇。亦可見日光之不畏雲翳矣。夫民衆運動足爲外交上之後援。此事殆成公例。外交家縱或當羣衆激憤狂熱時受過量之責辱。殊無灰心或激怒之必要。鄰邦名相有受跛足之懲創而怡然甘之者。政治家『苟利於國遑恤其他』之襟懷。應如是也。嘗謂民衆要求。雖或過分而發之必以其真。然亦唯其爲真情之流露。故不遑有周至之考慮。此在因應外交者。神明利用。不拘一格。一方**面不必以貪戀虛譽與權位之故。而對羣衆作不負責任之諾言**。他方面則當竭力使羣衆激昂之情形。昇對手方以充分之認識。更須沈密觀察民衆表示與外國態度變遷之關係而善爲因應。蓋在國際關係未臻正義公道之極則以前。外交之爲術。譬猶作戰與交易。買賣索償。既不必與成交價格相符合。而奇兵策應。亦常有聲東擊西之妙用。往往有用力於此而收效則在彼者。譬如五卅案件起於局部的不平關係之反抗。而關會以內比較有利之形勢。實民衆運動所造成。主外交者如能於此等處審思而明辨之。應知敷衍詐譎之術略。只宜施之外國而不當以對待民衆。尤應知實際的民衆運動爲策應外交之有力的奇兵。故爲敷衍外交計。表面上自不能聲言防止。而一方則宜聯絡行政機關之各部。俾其通曉此意。勿予以過分之摧殘。勿畏勿怯。勿好高以矜能。急進主義者激越之呼聲。與實際靖獻國家者切實漸進之運動。實相反而相成。民衆儘自作『不桑而無』之要求。而外交家祇須有『唯力是視』之誠意。臨之以大勇。赴之以公心。得寸則吾之寸也。得尺亦吾之尺也。曠觀一年以來之變遷。中國外交上之新機運。已隨民族覺醒而俱至。將如何善導而利用之。俾即達於最後之鵠的外交界之衰衰藉賢。責無旁貸。若謂內外交逼。啼笑俱難。因而發生『無外交可辦』之感喟。此則未達事實之論矣。

時評

中山逝世周年紀念悼辭

慎子

創制共和領導民衆之孫中山先生。不幸於國事劇變之會。奄忽而逝。凡爲國民痛悼無極。今時光迅速。轉瞬數年。內政之朽敗。外侮之侵略。較諸一年以前。有加無已。緬懷斯人。吾人之感慨又爲何如耶。

憶昔曹錕篡位之日。袁世凱遺孽臣擅專。尊國喪禮。殘民媚外。國是之壞。幾於不可復爲。顧反直諸派。不以強敵自倨。厥志。使往還。朝夕惕勵。而民氣激發。銳不可摧。賄選告成。揭發廢遺。故義旗一舉。如響應。曹氏以賄自是。以後。合肥入京。中山和津。善修諸端。粗有眉目。建設之任。羣以屬望國民會。就國民會議之內容而論。中山之所揭發與段氏之所公。順序自有差別。但使中山而在。固不難從容討論。以融洽一致。乃中山不幸於此時。即病魔纏身。不能親自通。令肥亦復遇事庸懦。左右傳言。未免失真。孫段間之裂痕漸起。於是改革之機坐失。繼之以中山竟殞。曹吳以外之野心軍閥。藉戰勝之威。故態復萌。挾持中樞。席捲江南。於是親者漸疎。馴至激起孫傳芳反動之師。干戈擾攘。迄於今日。若南魯若鄂豫。錯綜變化。尙無了。國民今日。惟袖手旁觀。以待其結果而已。較之反直一役之有主張有勇氣者。相去何啻千里。此無他。蓋國家不患政治之腐敗。軍閥政變之猖獗。而必求正義有所寄。民意有所託。故揭竿一呼。四方來歸。自滿清之革命以迄民國十餘年。如復辟。如討袁。卒使奸徒不能託足。共和得以重光。吾敢言。正義所寄。寄于中山。民意所託。託于中山。廉頑立懦。以存國脈。中國是之。蓋於前日。而正義民意之所寄託。失此偉大之中心人物。即有一二自好之士。亦僅踟躕斗室。以自長歎吁。無與軍閥換言之。即有正義。無從煥發。即有民意。失所附麗。故前清以討袁討曹諸役。執干戈者爲軍閥。而前驅則爲民意。而今而後。恐將成爲軍閥自生自滅之局。而民意無與矣。

五卅一役。爲近數十年來外交上未有之大救。繼之者有漢口廣州等處。不幸乃爲之於中山既殞之後。故以如此重大之犧牲。而所得乃等於零。此一役也。能市罷工。以及民家之一。其力量。不可謂不宏。惜乎組織不良。雖有指揮無人。卒致自潰。其所以北京政府當局之缺乏魄力。不能發揮其力量。以爲交涉後盾。不難於此。力量。雖有。徒如冰之遇日。盡融無遺。以至最漫而不可捉摸。使當日中山而在。而謂英人不致有此舉。

行。原不能信。顧能有人者以指揮監督於上。以善運用民家之威力。則其結果之不致如是。有可斷言。民衆運動之力量。固屬偉大。而善心理之弱點亦至多。賴有人者臨於上。以爲之領導。蓋民家運動猶光也。而領導之者。則猶物理學上所謂透鏡。必此透鏡爲聚光透鏡。而後能使光線經過後。起相聚之作。以顯光之能力。反之。使此透鏡而爲散光透鏡。則同此光力。因散開而遂致薄弱。領袖之關係羣衆如此。然又非可強而致者。今國內羣衆運動。方如風發雲湧。失此領導之人。橫決可慮。而力量脆弱。不足以當對內對外之大任。是則又吾民族之大損失也。

自中山殞謝。而其所遺之國民黨。遂起共產與非共產之爭執。至西山會議之興而裂紋益顯。共產問題。爲中國當前之大問題。初非一黨之私爭。當其爭執劇烈之際。吾人以共產黨所取消滅國民黨之手段爲不光明。故曾非議之。固未嘗嫉之如蛇蝎。蓋以爲世界潮流之所趨。有非強力所可遏止者。惟吾人以爲必有中山之精神。而後可以言贊成某種主義或反對某種主義。今日一部份之昌言反對某某者。其自身乃如失意政客腐敗官僚。實不足以言此也。以中國今日之千瘡百孔。實尚不足以談主義。而爲應急的救火時代。屋已着火。則不問救火者爲洋龍。爲木龍。爲新法。爲舊法。目的相同。工程未嘗相左。則又何爭論之有。以使火燄之益熾而愈不可救耶。惟在此救火之際。亦恃有清廉之頭目監視于旁。否則。以救火爲號召。而圖趁火打劫者。未必遂無其人也。

廣東爲中山之根據地。亦爲其遺孤國民政府之所在。昔中山在日。以陳炯明之叛變。戰爭無已。及中山逝世。而汪精衛蔣介石等繼之。淬勵精神。掃蕩陳部。四境戰事。暫可甯息。此數月中。中經劉楊之役。廖仲愷之被刺。復以黨內之爭。益召外間訛語之來。辛苦不爲不至。然以吾人之見。近日廣州之統一軍隊。整理財政。革弊興利。有爲各省所不可企及。粵中人民。亦多譽詞。則數月來之治績。不可厚非。此誠中山精神之所遺。有以繼者之能奮發而光大之。或謂國民政府如一嬰兒。身體未嘗不強。而血管不清。是則希望當局之士。能懷然于中山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之遺教。而好自爲之耳。

(三月四日)

土匪之勝利

子寬

豫鄂之戰。據近日消息。勝負可稱已定。豫軍之敗。本早在吾人意料之中。蓋以其軍隊之龐雜。將士之驕縱。供應之困難。更益以其防地內土匪之掣肘。其作戰之不能倖勝。固屬事所必然。不必待今日始可知之。雖然。豫軍敗矣。勝者何人。吳佩孚歟。靳雲鶚歟。吾人以爲皆非是也。實僅豫省之土匪而已。

何以謂土匪乃獲勝利。其故不難言之。豫省近年土匪之多。久已爲全國各省之冠。其披猖之甚。自狼以後。亦爲歷年聞所未聞。雖以臨城案內名震全球之魯匪。與之比擬。實力猶不逮遠甚。在去今兩年之中。其焚掠城邑之慘劇。幾於無月蔑有。彼惡勢力之所以能此如日益滋長。蓋有一成功之原因在焉。即能利用軍人是已。近年以來。國內軍人間之競爭。日烈一日。然各個軍人之戰鬥力。比較上乃日薄一日。以任何一方之軍隊。其力皆不足以致對方于必敗。然其欲敗人之心。固

未嘗一日或忘。於是因時勢之需要。而求助於土匪者。遂大有其人。去年國民二軍入豫以後。軍隊擴充至二十餘萬人。其泰半皆土匪也。土匪目的。本為姦淫擄掠。其志原與尋尋軍士不同。然在豫省。則當兵之後。並不妨其為匪之姦淫擄掠生涯。且於月關餉款之外。復得假兵之名。行匪之實。蓋其卒伍之中。多屬同夥。上級官長。亦係舊時頭目。旨趣相同。決不以尋常軍紀以範之。即有非舊時頭目之官長。亦無實力以約束之。此種情形。證以近數月中豫省各縣兵隊時變時撫之事實。可以知之。是則軍人利用土匪。而土匪亦即轉而利用軍人。故在往日。豫匪固已大得意矣。惟其成功。則又未如今日之甚也。

在此次戰爭之中。豫匪乃為直系軍隊所利用。而亦即利用直系以成功。彼匪於政治上既無一定信仰之主義。而惟利益之是圖。則甲派可以利用之於前。乙派亦可利用之於後。豫軍自去年過分擴充之後。餉款常至於不給。故於其部隊內之匪衆。已銷失其維繫能力。在此之時。苟有人焉。與匪以重利。嗾之叛豫。則固匪之願也。又何樂而不為。此次直系之得還豫。實以深知此道。為其重大原因。是以自戰事開始以來。豫軍之非原有者。乃相繼倒戈。擾亂後路。卒使素以強悍有名之陝軍一敗塗地。結果在直系軍人固得遂其所願。而匪之目的亦已達到。且不特此也。戰事之中得乘機公然劫掠姦淫。尤足以滿匪之大欲焉。雖然。吾人所謂土匪之大勝利。尚不僅指此。蓋自此次戰爭以後。豫匪於軍人之外。將別成一足以左右勝利之大勢力。北方苟再有戰爭。凡以豫省為根據地之軍隊。其運命咸將視匪之向背而卜之。而至於匪之勢力。自從此更不易於消滅。縱使吳佩孚事後或另有成算。亦將無可奈何。吳當全盛之時。於豫匪猶無辦法。今日吳氏實力已衰。而匪勢且倍盛於往日。吳氏又何能為。否則亦僅自取失敗而已也。夫如是。則豫鄂戰爭之結果。豈非土匪之勝利而何。

日本紗廠工潮 何其多耶

心冷

在過去之一年中。往事歷歷。足供吾人回憶者。莫甚于五卅之案。考其原因。則肇端極微。最初由于日本紗廠之罷工。繼則種因于工人顧正紅之被害。于是醞釀日深。肇此慘禍。嚮使日紗廠對罷工問題。謀有妥善處置方法。則顧正紅不死。五卅案不致發生。即日本商業因五卅影響所受之損失。亦可避免。惜于當時日人之見不及此。然吾人觀夫日人要求單獨解決紗廠案。允付顧正紅家屬卹金諸端。亟亟惟求避免抵制影響之是務。因知日人既受此種教訓。或能將紗廠積習。報本改除。以求勞資之相安。乃不圖事未經年。日本紗廠又以罷工矣。是誠不能不使吾人深為日商惋惜也。

此種日紗廠罷工風潮。據工人之所述。大半由于待遇之不平。以及管理員之蠻強所致。當罷工之初。工人提出要求于廠主。因廠主之無誠意答復。循或以武力解決。遂改釀成嚴重之形勢。吾人非袒護工人。但本公平之判斷。殊覺日廠之措置為未當也。

夫勞動者與資本家有休戚相關之誼。無勞工則資本家無由致富。無資本家則勞工無以安生。苟能竭誠相待。互為關切。則風潮無從發生。營業亦不致受其打擊。是故勞工而無理罷工。是為自殺。而資本家之不善調度。釀成風潮。亦可自殺之道也。

就中國社會情形而言。勞工工資之廉。殆為各國所不及。緣是之故。各國之商人多願在華設立工廠。製造貨品以運銷。在外商心理。既以圖利為前提。于是竭力節省消費。以求獲利。殊不知中國社會因物質文明之進步。生活亦因之而增高。彼勞工之勤苦累日。所獲亦僅足圖其溫飽。况商品價格之昂貴。則正與工資之低廉適成反比。欲其不鳴。又烏乎可。

吾人姑無論勞工工作時間之減短與夫工人生活之改善。但觀外商所設工廠中華工工作時間之待遇。設易其本國工人。試問可能相安無事。是故外商工廠而欲求不起風潮事。非大難。但能為工人安全生活着想。就現制加以改善。以吾華人安分之習性。決不致苛求無厭也。

大凡每一罷工事件發生。社會必因之而多添幾許不安狀態。故吾人對於此次工潮之解決。亟盼其完成。但尤有須忠告于日紗廠者。即希望紗廠方面以誠懇的態度研究此次事件之癥結而改善之。勿徒以敷衍為了事。則此種不幸事件。或可不再發現耳。

三月四日

衣飾瑣言

襪

襪

穿襪的風氣。開始遠在穿鞋之後。法國最先使用此物。目的完全是保護腿部。不至受寒。但不久人民便視此為一種裝飾品。從第七世紀到十三世紀。歐洲風行穿絲絨襪。並用金線鑲嵌。璀璨奪目。英國其時最時行的襪子。作紅白色或藍白色。當一五六五年。倫敦有一個鞋店學徒喚威廉賴得(William Ryds)的發明用絨線結襪。自此每當冬令。便有穿毛絨襪的風氣。傳聞英國薏里沙白皇后。一次有人送她一雙絲襪。其時還沒有用絲織的。她自從嚐着了穿絲襪的甜頭以後。別種襪子。從沒有上過她的腳。這個故事很著名。曉得的人很多。那時候絲襪祇產於意大利。價格奇昂。只有帝王才穿得起。到十七世紀。穿的人漸多。但直到二十五年。前。穿絲襪的風氣。才真正普遍。現在又有一種人造絲襪。遠看和絲襪差不多。實在是贗品啊。



代表一個陳腐的思想

王 恆

革命的國民道德觀

國之民族之生長發達。其結果而窮究其經營社會者之手。則有二等。曰。保守與進取而已。如行軍然。將欲進取也。則四圍之敵。必以實行其侵掠之手段。久而久之。則得地益多。俘虜益衆。而民族之生長發達。見焉。及其易而爲保守也。則集中其隊伍。深溝高壘。嚴密斥候。勿使外寇有侵入之機會。其甚者。則不時申討其使命之重。恐俱以滅亡之慘。使羣衆効死勿去。于是險而不躓。危而不亡。此一般仁人志士。愛護其種族者之用心也。

地球上諸民族之競爭。至今日而極其鉅觀矣。英人之狂言曰。『太陽不沒于我國旗上。』故凡舟車之所至。貿易之所集。無不有英倫民族之足跡。吮異族之膏血。以滋長安穩。魯撒遜種人之子孫。可謂極其進取之能事者矣。然就其種種經營。而究其本質。則可以一名詞代表之曰。經濟之力也。

然物極必反。最近忽有亞洲民族擡頭之事。以手無寸鐵之甘地。挾數千萬手無寸鐵之印度人。執其非暴力無抵抗之信仰。以企圖印度人之自治。榮華不敵。刀劍不懼。物質可以殲滅盡淨。而精神終不能屈而使之合作。使英人之籌備失其効。法制窮其用。吾人更就此種經營。而究其本質。則又得以一名詞代表之曰。宗教之力也。

吾人就以上兩種歷史之背景。而瞭然於近世社會學者之所謂以經濟（或科學）代表進取力。以宗教代表保守力之非偶然矣。惟經濟之本質。之便于進取也。故長于經濟活動之民族。得持人類耳目口腹之所好。與衣食住之所需。以征服天下。此白人之所由稱霸也。惟宗教之便于保守也。故深于宗教信仰之民族。一朝自覺異種壓迫之危險。遂驟然起而振奮其民族之記憶力。而發揮其特殊的保守性。于物質的隄防完全潰決之後。而立豎其精神界不可侵入之隄防。以避免本族之滅亡。使民族之分子可死。而民族之公共的信仰不死。一切經濟上的物質。任人侵掠。而民族精神之獨立。不能絲毫任人侵掠。故印度偉人甘地之主張。寧可購買機器。以取經濟上之損失。而相戒以印度人。萬勿自行製造機器。以杜絕其民族精神上外力侵入之媒。蓋甘地深悉印度民族物質經濟上之被壓迫既久。無可挽回。其最終之救濟的策略。惟有拋棄一切物質觀念。而以印度宗教的精神。爲最後決戰的孤城。憑此以與英人決其存亡。而爭其民族獨立之生命。故反對機器。反對醫士。反對印度人作官。舉白人所謂文明者。悉棄勿用。以杜絕異種之精神的侵掠。而祈免民族之滅亡。此種極端之極端的保守主義。惟印度人能行之。惟此印度人靈魂之甘地。能于大地陸沈之後。以絕倫軼羣之鉅眼。看取此唯一無二之拯救種族之保守的方法。坐而言。起而行。行而有效。然則救今日之數千萬的印

度人類者。即數千年前印度人之祖宗所儲藏之寶物也。惟甘地之慧眼。乃窺見此鎖鑰。遂得一朝啓其封緘而利用之耳。

余于是乃得言宗教對於民族國家的生存競爭之効用矣。美國社會學者沃德比之論宗教也。以爲在於一個國家之下。與其宣傳各個不同之宗教。毋寧普及見聞（知識）之有益於社會之統一。蓋前者助長階級鬥爭。而後者可以泯滅階級鬥爭也。甘地聯合印度民族與回教民族。協力以抗英人。亦不表章其印度宗教。蘇俄自握亞洲霸權以來。力持非宗教主義。於此可知宗教之於民族國家。亦不過生存競爭上之一種工具。尤其爲一種保守的工具而已。若某一民族之進化。已躋於進取之姿勢。而無保守之必要。直可以不說宗教。又或一個國家之下。因包含數種之宗教。而妨害國民之統一。或數種不同宗教之民族。而有共同禦敵之必要。則必設法故意韜晦其宗教之色彩。要之宗教之爲物。在上古時代。各民族部落間。爲唯一不二之信條。以爲固結分子之唯一紐帶。及至現代。中間經過許多併兼釀醞。民族國家漸次化淳。而宗教已成爲經營社會者適要擇用之工具。應一時政策上之要求。而發揮之收斂之。民族爲主。宗教爲奴。已成不可爭之事實矣。

當民族發生之始。經營社會者。知以物質經濟力。團結社會。內容包藏大量的反撥性。於是建立宗教。而被之以繁重之儀式。植之以莊嚴之建物。就人類母性的愛情。而結以神靈的信仰。使人類對於本族之反叛心。不僅導之以不忍。而且繩之以不敢。經若干千百年後。雖經多數之異族。以武力破壞其地域上之接近。以經濟竊廢其衣食住之生活。而其同族間之互相識別力。與團結力。不爲之變化也。此社會之保守力的作用也。然其弊也。遂使該民族性質。從精神上。成一不可透入性之外廓。而妨害其

進化與發展。聖人憂之。遂謀放棄其桎梏於儀式之宗教。而縮爲抽象的名詞之道德。於是有民族國家的政治革命之事。法蘭西之革命也。不標榜基督教。而標榜其平等自由博愛之道德。中國之孔子孟子。不標榜崇拜祖先。使萬民奉事一姓。而標榜其知仁勇。或仁義禮智信。乃至忠臣孝子之道德。此即民族進化。社會經營者所採保守的方法。遺變之痕迹。亦即表示民族最穩健的進步之特質者也。

討論至此。吾試更返還甘地。惟其有印度宗教。乃有印度之舉世無雙的馴良民族。惟其有印度民族。乃有執行非暴力主義之領袖甘地。惟有甘地。乃得提起印度宗教的精神。而使之道德化。而實視其無抵抗與不合作。以與回教民族相結合。而新蠲免印度民族於滅亡之厄運。英人之視印人。猶之牛馬也。犧牲之不已。將盡滅其種族者也。使牛馬之羣。而有一牛馬甘地。復有牛馬宗教。則牛馬之羣。將相率而駢首就戮。而不爲無自治的權利的耕田挽車。則人類之所以取牛馬者窮矣。牛馬之所以不得自治者。非以其無科學知識也。以其無甘地也。以其無宗教也。以其無優秀分子。表率其羣。取其傳來之教義。以爲道德化。遂無以拔。此奴隸虐殺之難關耳。由此觀之。一個經營社會之領袖。不可不看真自己民族之立場。與其本身所具之弱點與優點。察其社會運動。是否有適用保守的方法之必要。取其祖先儲存之宗教與道德。而發揮之。將自己民族兩隻脚之一隻。立於堅實不動之固有的道德基礎上。而後可以言禦敵言進取。固已洞若觀火矣。

討論至此。吾得更一回顧美國社會學者沃德氏的社會思想。沃德氏固明明主張解決美國社會問題。不在平均分配財產。而在平均分配見聞。（知識）且反對宗教宣傳者也。自吾人視之。毋亦沃德氏深察美國社會

之背景。異教並立。無復統一之方。而以爲經營美國（或美洲）之社會。其特有之政策。應出於是耳。十三州之獨立也。非借力於清教徒之道德與人格乎。更推而考其祖國之英倫。克林威爾之廓清英倫之腐敗專制。而導入現代民主政治之初步也。非依賴與俄國列寧相似的清教徒之團體乎。（羅素初見列寧謂其似英國之克林威爾）換言之。安格魯撒遜民族之所以得有今日之平等自由的生活。以至今日沃氏有主張平均分配見聞之機會者。在其前代改革政治之當日。所得力者。非科學也。宗教也。非見聞也。信仰也。非如今日之以機械工業。四出侵掠之功。而民族傳來極陳腐極頑固之向心力也。然則此亦可以視爲古今政治得失之林矣。

於此吾人可就現代社會之民族競爭世界得一結論。即無論如何退化之民族。即如印度者。於其政治完全失敗。乃至經濟上完全失敗之後。得一人焉。奮興其數千年沈滯湮沒之宗教道德力。爲精神的積極奮鬥。猶得於千鈞一髮之下。依民族自決之方法而圖存。廿地即其特出的實物標本也。而其餘諸民族之運動。可以照此標準。依差數而類推矣。以上泛論諸民族競爭之陳跡。以下更就中國革命之方法。加以研究。而略抒吾人之主張。

第一。吾中國亦亞洲民族之一。而與其他亞洲諸民族（日本亦在內）在六十年前。同被白人之資本帝國主義侵掠者也。白人之侵掠亞洲也。在物質上。則用工商業。在精神上。則用基督教。然經濟方面。白人之收効特著。而於宗教。則殊無效果之可言。以吾中國宗教道德之儲蓄甚富。而保存力強故也。準此以說。則吾中國對於崇拜祖先之教義。與孔孟之道德。皆有保存之必要。至對於下層階級。且當發揮而光之。使中國人毋忘其

爲中國人。

中國之民主制度。經數次之反覆。而依然存在。可以證明國民之政治之報本思想。業已固定。前此多數人懷疑孔孟之忠君道德。不知制度之爲用甚狹。而道德之爲用至廣。以道德爲社會之基礎。而略其將與制度不合者。活用之。並無若何妨礙也。

第二。科學文明。爲西方社會出產之文明。與資本帝國主義。雖非同一事物。而有密切之關係。吾中國民族所處之環境。雖與印度有許多不同之點。不能反對作官。反對機器。反對醫生。而究有一部相同之點。若單純的以科學文明爲武器。其結果必不免使中國民族。始終徬徨於資本化與赤化之間。而不得上躋其特立獨行的自由之路。

第三。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雖是亡清官僚一種失敗的政策。而實存一部分之真理。存乎其間。即民族進化中。經營社會者。必看其其政策上之進取與保守兩面。猶人之有兩足然。以一足立穩。代表其保守性。而後他足之邁進。乃能踏得實地也。依吾人之主張。一面須振起吾民固有之仁義禮智……等舊道德。以節制社會之條養行爲。一面應用自然科學。以應付西人經濟之侵掠。而後再努力於漸進的民治主義。則社會改造。庶可刻日而計功也。

第四。吾國社會之特性。無所謂特種階級之界綫。傳來哲學之特性。無所謂唯物論。此種現象。雖非永久不易之現象。而就最近之三十年或五十年立論。或尙不能逃出此種判斷之外。而政治革命之運動的過程。就其破壞的方面觀察。業已完全告厥成功。即形式上。已將滿清之淫威。毀滅盡淨。實質上。可將繼承亡清之武力。蕩蕩無存。此後的工作。惟在新興的革命分子之整理而已。此種整理成功之期待。或不能全恃新思想之傳

播而有待於一羣分舊思想之復活。亦未可知。求之外國。可資參攷者。如日本之中國。則有賴於王陽明之學說與武士道。英國革命。美國獨立。則有賴於教徒。推而及於最近的亞洲諸民族之相繼獨立。回教民族。有賴於穆德。印度民族。有賴於印度道德。其顯例也。

吾嘗縱覽中國歷史。而求所謂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應用的國粹之道德。而存取於儒俠。儒俠者。孔孟之旁枝。而以直接行動（俗語稱「打抱不平」）達其殺身成仁之目的者也。儒俠之根本動機。即於個人之幸福。無所利得。而純然基於他愛的情緒所驅使。直接發揮其追不及待之熱腸。其意趣極純潔。其態度甚明瞭。一往不返。而實現其仁者必勇之活動者也。故單就其動機之一點言之。上自孔子。釋迦基督。下至盧梭。馬克斯。孫中山。列寧。甘地。無所異乎。其所以不同者。即因此等特殊人格。所出生之民族。環境不同。而所表現之手段遂不同耳。中國民族。關於儒俠之事實。與思想上。自春秋戰國。下迄今茲。舉凡正史列傳。以至流行說部。傳播極廣。儲藏民族的革新道德。極為豐富。蓋自儒家正統墮落。（著者私見以遊說諸侯。施行王道為儒家正統）而八股官僚化。民族下氣鬱而未申者。遂被壓而奔放於儒俠之別途。晚近遂與民主革命之思想同化。而有今日之社會改造。此青年有志之士。所常十分認識而寶貴之者也。就社會進化之方法觀之。曲綫活動者。儒之正統也。其地位為卿為相。及曲綫活動之收效。已失望。遂不得已而採直接行動。儒遂一變而為俠。中國平民政治之本質。實由此數千年前多心在抱之種子。遇西方民主之空氣。春風一度而萌芽。乃萌芽而滋長。非無自而然也。但自習於專制者。視之則命之曰暴徒。且法制腐敗。社會黑暗。弱者悲觀。相率流於自殺。毀此物質。而求存其精神。強者則相率而為刺客。為猛將。為始終献身於社

會之大革命家。無非秉承其民族傳來之教義（或宗教或道德）而實現其儒俠之精神耳。故中國而欲望革命大業之成。必於吸收西方文明。所謂民主制度。與科學方法之外。而以儒俠之精神。立其生命。而後未來之中華民族國家。乃有獨自存之骨幹耳。

故吾以為。欲就今日之中華民國。而為社會澈底之改造。不僅恃有德謨。克拉西。不僅恃有科學。而尤須發揚光大其民族固有即與他民族無復共通點之道德宗教。其人物之本質。為智仁勇。其抽象的名詞。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其實現於社會之人物。為循吏良將。肖子義夫。其流行於一般之風俗。為尊賢敬老。崇拜祖先。然後運之以科學。理之以民治。協同努力三十年。必有與白人並駕齊驅之一日。否則淺種弱植。徒飾民主科學之皮毛。而骨幹先萎。講科學則物質煎心。講民治則羣衆盲動。大敵未能殲滅於前。而權利之爭。已起於後。非所以立百年大計也。

十五年二月二日作於開封省署



各方面之時局形勢與人物

(中)

政之

此節意於大連大和旅館。乃離奉之翌日。而赴津之前一夕也。下篇

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記者誌

▲東北方面。吾游東三省凡四次。第一次爲民國五年。迄長春吉林。二次爲八年。進哈爾濱。更進至俄屬海參崴。三次爲民國十二年。至奉天爲止。今次則至大連奉天。每至輒羨其天富之厚。而惜此民智之陋。政治之壞。幸而俄國發生革命。日本能力有限。否則東三省豈能長保今日之狀態。然往者吾以爲外患之侵逼尙不足懼。而內政之不自振作。乃真辜負自然之富源。近則日俄兩國競爭。又復劇烈。日本人之組織能力。且較前爲進步。東三省介於兩大之間。經濟政治。在在有外力暗鬥之關係。再不力爭上游。自求建設。則將何以應此方興未已之國際潮流。設使三省之屏障一失。外力長驅直入。黃河以北。詎能更爲吾有。此吾所爲盼望國中。有識者勿徒空呼旅大之交還。而應爲事實之研究也。以吾觀察。目下東三省之國際環境。猶未惡化。蓋日俄方在鈎心鬥角。明爭暗算之中。吾人儘有及時努力之餘地。而被張作霖氏之能稱雄關外者。亦有賴於特殊環境之力爲多。初非有何奇才異能。足以自立於不敗。緣南滿各路。共計六九四八哩。爲日本經營滿蒙之大本營。於沿線秩序之維持。產業之獎勵。三十年來。惟日孜孜。直接開發華人富力。間接即爲張氏裕其財源。此其一。東省開拓較遲。風苦馬賊。土民畏盜匪之掠奪。對於現金取携。向來

引爲深戒。而紙幣流通。乃易養成習慣。東三省各和紙幣之易於推行。原因實在於此。內地各省。咸所莫及。此其二。生產開發之結果。土貨出口旺盛。而外方運購。概用現款。吸收之資金愈多。則金融之運用愈大。而經濟上力量爲之激增。此其三。東三省處兩強角逐之間。殖產興業。既易借才異地。又易觀摩興感。企業發達。事半功倍。此其四。東省人民受憎壓迫。官

張作霖父子與美軍聯隊長孔納



權素重。政府威令。効力綦宏。苟有設施。毋虞反抗。此與關內之顧忌紳權。畏避輿論者相較。難易之辨。非可以道里計。

此其五。積茲五因。遂成張作霖之特別地位。遭際之佳。並世無兩。使能善用。自利用。發揮特點。則不特國防大計。萬不足憂。關東三省可以模範全國。即張氏自身之榮譽權威。在中國又甯作第二人想。乃計不出此。浪用其特長。濫施其權勢。一意窮兵。年年備戰。教育無進。實業不興。結果所得內

招國民反感。外受鄰邦責言。馴至變生肘腋。幾於公私毀敗。斯固自貽伊戚。要亦智識淺薄之報也。張之爲人。機警果敢。非無過人之處。即其寬厚待下（張表面嚴刻。實則心地仍是長厚一路）俠義結友。亦尙不失豪

東三省交通要地



洮南

傑本色。彼在東省。對於日人。有時非常強硬。決不如南中所傳之媚日親日。其左右手之王永江氏。應付日本。尤往往行使辣腕。觀於近年日人在南滿東蒙。服從中國課稅。無法商租地畝。可知東省當局。未必悉予日人

以放縱。且二十一條新約中之開原海城一線鐵路之建設權。王永江爭之數年。卒令日人聲明放棄。由中國自行建築奉海線。將來使葫蘆島與京奉路銜接。足以分南滿鐵道之勢力。此尤爲對日外交之一大功績。故夫張作霖之親日。有時正如馮玉祥之赤化。均屬言過其實之宣傳。未可一一憑信。蓋東省地理歷史。均與日本有特殊關係。周旋日本。勢使之然。固不能斷其即爲媚日賣國。猶之乎馮玉祥以前被迫逐於西北邊陲。海道交通斷絕。實逼處此。不能不與俄國提携。希冀協濟。亦未可由此竟認爲赤化也。張因不盡親日之故。滿蒙之日本人。反張空氣。至爲濃厚。昔所閱大連奉天日人新雜誌。決無謳歌張氏者。張郭之戰。日本人最爲郭松齡祈禱勝利。此中固有許多頭腦較新之日人。認張氏爲民治障礙。特助中國新勢力張目。然大部分之論調。乃認張氏爲排日。而反對其永執政柄。所謂無私心不發公論者也。此種情形。非親來視察。決難想像得之。然而日人既係不滿於張。何以旅大各處日本官吏。又直接間接爲之聲援。致令郭氏營口側襲之計不成。卒致事敗身死。此中原因。蓋極複雜。約而言之。不外三端。第一、日本所畏。無逾赤化。隱憂所在。尤重朝鮮。其欲利用滿蒙爲防止日鮮赤化之屏蔽。久已意志昭著。郭方首受赤化運動之嫌。當然引起日本之畏忌。第二、日本經營滿蒙。專賴政府之力。軍人跋扈。官僚腐敗。種種破綻。報不絕書。其事業實完全虛置於政府權威之下。在社會上迄無何等深固之基礎。張氏一倒。後起者有無維持三省秩序之能力。正不可知。如果秩序一壞。則根基未固之日本事業。必將連帶動搖。第三、在滿蒙之日本官公吏員。頭腦大多陳腐。習慣上一意崇拜張氏之威望。決不敢信賴新興之勢力與人物。夙受張氏傭聘之日本顧問等。利用此點。益易爲張氏遊說。三者之外。加以郭氏本人平日在奉以褊狹著

名本已不易得。內外人之信仰。矧又槍斃最負人望之姜登選。益令同僚寒心。將士內懼。依奉方內部所言。郭氏敗死。三分之二。由於殺姜。日人助張。特其原因之小者。此殆真相也。

夫張作霖憑藉如此之好。乃以迷信武力之故。迭召失敗。至今宜若可以覺悟矣。然以吾所見。彼之性格。決不許其覺悟。蓋張起家草莽。未嘗學問。驕縱性成。威權是好。方其得意。則氣焰薰天。一有失意。則懷喪無地。殆至事過境遷。仍復龐然大。且狃於東三省官尊民卑之惡習。自視等於天神。一出轅門。警蹕十里。遮斷交通。動逾半日。奉天日本小學校長某氏曾爲余言。某日張過鐵路附屬地。禁街達五小時。並小學生亦不許通過。學生有泣而歸家者。此等惡感。深中人心。力量不下於施行苛政。即其入關。何事不然。道路側目。積恨至重。至於狂嫖濫賭。任性辱人。以及衛士凶橫。部屬驕妄。無一處不標榜其獨夫之生活。在彼固猶以爲非如此不足以顯其炫赫之聲勢。具此性格。而謂其可以履踐民治之約。詎非滑稽夢囈之談。然而殺郭之後。固有聲明「自今以往。悟武力之非。知民治之要。誓當悉改舊觀。與民更始。以休養生產爲根本。以安民保境爲主張。縮武備以省財力之耗。講屯墾以謀實邊之策。防金融之紊亂。則竭力爲幣價之維持。杜赤化之侵陵。則注意於經濟之發展。實行民治。以謀文化之設施。嚴飭軍紀。以求閭里之安甯。」凡此宣言。針對郭氏之責難。是則張之對郭。雖以武力成功。終究以文字屈服。郭氏即死。亦足自豪。依張氏性格。此種宣言。當已早置腦後。特是天聽民聽。不可屢欺。吾聞奉天某中學生有聞郭氏敗死而痛哭失聲者。張氏失政。民怨潛伏之深。由此可見。斯固不必盡出於同情郭氏也。人民之望善政也如此。張氏之不能行善政也如此。東北之亂。其未已乎。

天下事業。悉待人爲。今之軍閥要人。大抵能用奴才而不能用人才。事功不立。理有宜然。張作霖輕才躁急。專怒無常。其不足奔走天下士。自不待論。然即此三省勢力。亦非彼一人之才智所能造就。則楊宇霆王永江之力。有足多焉。使張能度德量力。不務遠營。則維持三省或非甚難。惜者得隴望蜀。貪而無厭。反動所至。幾至澈底犧牲。此事王永江固早有先見之明。楊宇霆亦係代人受過。憶前歲倒曹之役。李景林先欲都統熱河。後聞馮氏主和。乃亟間道入津。運動紳商。自求推戴。督直之令。在張氏固已非

楊宇霆



常勉強。其後張宗昌率兵南征。以異族蠻兵蹂躪江南。奉軍買怨。此實主因而張挾功索酬。居然令其督魯。猶且不足。攫兼民政。李張結合。直魯相應。勒索苛征。吸髓敲骨。民怨沸騰。悉皆集矢於奉軍。奉張固非不知。楊王尤爲蹙額。爲挽回聲譽計。乃有楊姜出督皖之舉。當時王永江歷次諫阻。而張以中央已允照行。不便自行反汗爲言。卒令楊姜南下。果也。姜到任不過兩旬。楊到任僅四週。而孫氏起兵。東南大變。楊在蘇初無惡政。姜在皖且得人心。是蓋張宗昌李景林種其因而。楊宇霆姜登選食其果。就奉

軍官爲自召之禍。就楊姜言。殊覺不值。楊氏爲人。勇於任。而失之粗疏。對人又缺少禮貌。故頗不爲蘇人所喜。實則有擔當。有魄力。敏速能斷。視徐樹錚不多讓。自失敗後。雖張作霖之寵任未衰。而楊自身殊有憂讒畏譏之憂。凡事不敢多作主張。今雖仍爲總參謀長。視前之總參謀名異而實同。然參議廳之設（額設八名）乃楊所建議。欲用台議制以避個人專擅之嫌也。楊往者終日辦事。心無旁騖。近頗流連於賭博。是亦自晦。遠禍之一道歟。至於王永江則專以鈎稽財政。謹飭吏治見長。頭腦明晰。見解透澈。不特在關外爲一等人才。求之關內。亦所罕觀。王於民國六年接任財政廳長。其時奉省歲收。一年不過九百萬。歷年整頓。至今將達四千萬元之多。東省雖迭遭兵事。然財政廳應發之款。每月自廿六至下月五日。概行發清。從不拖欠。據王比計算。奉省收入。最多可到八千萬。惟今後非投資經營。難得此款。蓋洮南七縣以及渾河兩岸均有沃壤。可以開墾。祇須以六百萬。元設備水力電機。則立地有數千萬畝水稻田。可種再爲之建村落。備種籽。則年年春來冬去之直魯窮民。概可移家而東。從前東省水稻。年出十萬石左右。近年增至九百萬石。水田一歲所獲。足抵旱田四年。而東省人民不慣食米。水田出產。儘可以所餘運銷日本。即此一端。已足握日人生活之關鍵。外交運用。得力至宏。此外猶伏地下之礦產。更是遍地皆有。但能投資開採。不患不大有收益。然凡此建設事業。必須以縮小軍費。實行保境安民主義爲條件。若今日以數百萬購外洋軍火。明日以一千萬擴兵工廠。則無論如何努力於理財。亦是徒勞。王氏在奉有文治派領袖之名。向來反對張作霖武力政策。前歲倒曹之後。曾力勸張裁兵於操練之間。不必與關中央之事。直至去歲張氏赴津。猶曾力阻。楊姜兩下之議。既決。王首持反對。決其必敗。後見無法取締。則建議

撤兵出關。以備非常。最近郭氏倒戈。張始服王氏之先見。吳俊陞之來援。實由王氏所電請。張以不聽王言。致遭變故。曾屢向王表示歉意。然在所持澈底的保境安民主義。張雖善之。而不能用。王負張歟。張負王歟。斯亦一未來之謎也。

張之大患在於不能忍。前者恨吳則聯馮以倒吳。今又恨馮則又聯吳以倒之。觀於馮張之終於翻臉。吾人不難斷定張吳之不能久安。據楊宇霆宣稱。張於十三年戰後。承認吳佩孚爲中國之一人才。以爲解決國家大事。應容納吳之意見。近來吳有與張提攜之意。正合張之初旨。故有張吳聯合之舉。張之聯吳。不過重在吳佩孚三字。亦姑以吳張聯合之說。助吳氏以虛聲。若夫軍費之接濟。實力之幫忙。均無其事。即對將來之時局辦法。亦未嘗有具體之協商。由此可見南方所傳張吳間如何如何諸訊。多不足信。依奉天之空氣觀察。護憲之說。固不贊成。護法之言。亦無定見。前此雖有主張國會非常會議之一電。實亦人云亦云。並無成見。上月蔣百里銜吳之命前來。下榻大連星之浦太和旅館（在海邊。非市內之太和旅館也）。不願到奉。特邀楊宇霆至彼晤談。彼時楊曾聲明。張對曹錕私誼。仍篤釋曹之議。張實早倡。無如段馮均不謂然。張亦無如之何。惟私交是一事。而承認曹之賄選總統。又是一事。張曾起兵打賄選。今固不能自行取締也。十三年倒曹一戰。捧出老段。張之於段。至今尊崇。然今日段之政府。張則不願袒護。吳欲倒段。儘可好自爲之。然欲借張之力以倒段。則張又有所不願。至於吳欲擁護惠慶內閣。則張認爲與承認曹之法統無異。亦難表示贊同。吳張聯合。徒有其名。由此更可證明。聞吳氏領銜討馮之東日通電。事前曾徵求奉天同意。要求張氏覆電響應。然該電直至九日。方由張志潭轉寄來。張已置之未理。要之張氏意旨。現於進取保守。

尙在舉棋不定。目下不無曖昧之觀。而其心目中實絕對不忘中央政權。將來如果李景林確可進取天津。則榆灤奉軍即將兼程前進。甚至搶先一步。先入津沽亦未可知。熱河一地。奉天迄未忘情。自謂郭氏倒戈。事屬內訌。馮占熱區。不異於侵占鄰舍。現在吾家內亂已終。天然應當還讓。湯玉麟乃朝陽之人。更藉熱人治熱之名。渴望入熱。據聞張之江亦有人前來商議。而奉方須待直豫問題解決。並未與之接洽。蓋張現對馮極不相信也。依張之環境觀察。自以實行保境安民爲得策。依張之性格判斷。則

萬無不開關內政局之可能。行見把持中樞。干涉直魯。郭松齡所謂「連更與我現金乃頂錢鈔亂發。價額日虧……年豐母殷。歲晚兒寒……死無義名。生有顯號。推行所極。必至無兵。軍旅迭興。賦歛日重。邑無倉庫。家無蓋藏。強募人夫。兼括驢馬。怨聲盈道」諸語之光景。終將再現。嗚呼。處大可成功之地。而願自殺自毀。至再至三。張氏之不幸歟。東三省之不幸歟。抑中國之不幸歟。

(未完)

衣飾瑣言

鞋

祿

人類最初用的鞋。只是一片木板或草蓆。將他縛在脚上。其作用完全是保護足部。埃及古時。凡貴族人民出外。必專有一人。手裏捧着一雙拖鞋。在後跟着。以備不時之需。世界各民族最先用鞋的。當推埃及。在四千年前。其人民出獵時。便有着靴的風氣。在寒帶最初用乾草裹足。以禦嚴寒。其式樣非常笨拙。現今風行的皮鞋。係起緣於歐洲十字軍興起的時代。那時一般軍人。須跋涉長途。去奪回聖陵。所以要用皮製的靴鞋。不至於半途磨損。皮鞋的製作。愈趨愈精美。近代婦女又好穿高跟鞋。當此種鞋式未風行時。歐洲婦女好穿尖頭鞋。鞋頭尖銳。向上翹起。身份餘高。所穿鞋尖出的部分愈長。後來因爲穿時不很舒適。此鞋便漸漸歸於淘汰。現今的鞋樣。都是左右脚不同的。此風在一七八五年起始於英國。是年以前。左右脚鞋樣都是一式的。從十九世紀起。始用機器製鞋。現今製鞋業。已成爲美國大工業之一了。



漸入佳境之一九二五年

美國西蒙士著
受百譯

（三）緬懷已往

吾人以歷史的眼光觀察此一九二五年。可謂自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以來大局承平之第一年。自停戰後。各政治家無日不以和平相標榜。而實則陰懷猜忌。此傾彼軋。未嘗有一日之甯。直至去歲。方翻然變計。痛改前非。故真正和平之實現。實自一九二五年始。

方該年初降臨時。倫敦會議已訂定道威斯計畫。不但協約國方面。即德國政府及國會。亦容納之無異議。德英間之裂痕。已漸泯滅。無復當年仇視氣象。舉世莫不以爲國際情勢。漸有否極泰來之概。二月間。德法交涉賠款問題。竟將此糾紛。由政治方面移入經濟範圍。減去解決之困難不少。當此交涉進行時。而德國忽舉興登堡爲總統。此際可稱爲該年內空氣最劣之時。舉世各國。疑竇叢生。德猶未忘舊仇耶。猶未脫離窮兵



本篇作者西蒙士

黷武之觀念耶。是蓋人人心目中所懸之問題。但與氏就職後。主張和平最力之路得及史特萊斯曼二氏之地位。仍如初。巴黎柏林間及巴黎倫敦間之滙兌價格。亦無搖動。英之邱吉爾。法之白里安。及德之史特萊斯曼。相互間似皆有諒解。有信心。于是年終時。遂有洛迦諾條約成功。至是世人于興登堡之疑慮方釋。其時距法國占領魯爾尚未及三年。一九二三年時。英法間尙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之情形。即于一九二四年年終時。各方情勢。尙甚緊張。不圖于十二個月內。國際局勢。銳進如此。洵可驚也。

尤奇者。當此一九二五年。無事不改舊觀。而又絕無何種重要改革之事。實可指。然則其改革究安在耶。是蓋國際精神方面之除舊布新。故無甚顯明跡象可尋。當是年以前。吾人覺歐洲肅殺之氣。窒人氣息。而今則秋去而春回矣。譬如有一國際糾葛發生。彼此意見相左。在昔或至拔刀而起。今則人民不願有極端舉動。凡問題一時不能解決。則無期延宕之耳。是即改華之所在。世人于和平。以前但有浮泛之希望。今則成爲堅切之信仰。其舉動莫不以此爲準則。無論何國內。政客之與國人企望和平之心理相合者。即受國人之擁戴。即握重權。以前無時不有一種恐慌。恐有野心家起而興風作浪。重演大戰之慘劇。今則無論在法在德在英。此等人。絕無得志之時機。綜觀一九二五年內。歐洲未嘗有尺地寸土。變易

顏色。各種關係權利之重要條約。未嘗有隻字更改。而當此一九二六年。無人不信歐洲可享長時期之和平幸福。蓋和平一物。本虛無縹渺。不可捉摸。吾人何時以至誠招之。彼即何時應召而來矣。

(二) 預測將來

今試觀目前種種國際問題中。何者為最引人注目乎。曰裁軍問題也。在日內瓦會議內所討論者。第一為公斷問題。第二保安問題。第三裁軍問題。據近今情事觀察。則今已入第三時期。但觀最近聯盟會議討論情形。則此糾紛。一時似極難解決。譬如英國在歐洲大陸無疆土。故無強隣窺測之虞。其國內計養兵十五萬五千。但在歐洲以外。即印度一地。已有兵二十三萬二千。其中七萬一千係英人。一旦發生戰事。以國外之兵調入歐洲應戰。甚為易易。法國情勢亦與英相仿。其各地領土。所佈兵隊達二十四萬。現今敘利亞及摩洛哥。皆正當多事之秋。一時萬難將兵力縮減。於國際聯盟。或其他國際機關。欲使英法裁軍。不啻夢想。再觀波蘭及羅馬尼亞。二者皆與蘇俄接壤。前者擁兵三十萬。後者二十五萬。若蘇俄不先允裁軍。不容納保安條約。二者決不敢冒昧言裁軍。至于德國在凡爾賽條約下。祇許有兵十萬。但區區波蘭。軍力尚三倍于彼。彼焉肯默爾而息。法國內兵力較之一九一四年時。已縮減不少。現計有兵三十萬。然亦已三倍于德。德于此亦豈坐視耶。

故關於裁軍問題。簡言之。至少有三種絕不相同之意見。一為德國。彼軍力已被裁減。但要求其他各國。亦應受同等待遇。彼四周各國人口較彼為少。而兵力皆較彼為厚。陷之于孤立無援之地位。世間不應有此不公平舉動。是乃德國理直氣壯之言。一為法國。亦即歐洲大陸諸國除德以外之公共意見。彼要求裁軍當以二年前所訂之舊公約為準則。即各國

須公認互相協助。法則彷彿居于維持各國和平之警衛地位。若有任何國為他國所欺凌。國際聯盟應出而主持。令各國羣起助之。英國亦不能袖手旁觀。其根本觀念。即裁軍係一公共問題。當各國同時並進。不當責任何國單獨進行。陷之于机陘不安地位。易言之。即裁軍與保安問題。二而實一也。尚有英國之意見。則又與前二者不同。彼極端否認以兵力維持大陸和平之說。尤不願國際聯盟干涉其海軍。彼以為裁軍則裁軍耳。不當要求何種條件。不當以担保安全為補充辦法。英于此點。與歐洲各國意見大相徑庭。

于是又退至昔日之情勢。英國與大陸諸國。對於國際聯盟之觀念。絕不相同。大陸諸國視聯盟為「太上國」。有權管理入會諸國之經濟富源及海陸軍力。若有一國家現為害羣之馬。此太上國即可強迫徵調各國海陸軍。置此逆國于法。英國則不願俯首于國際聯盟之前。但視之為虛幌。視之為倡論高調之機關。不當予以實力。即有借重之處。亦當出于各國自願。大陸諸國之尊視國際聯盟。蓋欲假此為護身之符也。英之輕視國際聯盟。蓋不欲負擔担保各國之責任也。彼此利害不同。故裁軍一事。亦終難實現。但目前雖已失敗。是乃不可避免之事。此不足以證歐洲無企望和平之誠意。惟于此可見裁軍非一簡單問題。將牽涉種種事實方面之困難。此不可用作實現和平之方法。當視為和平之結果。今日歐洲人民之心理。已改進不少。裁軍一事。已不似以前之急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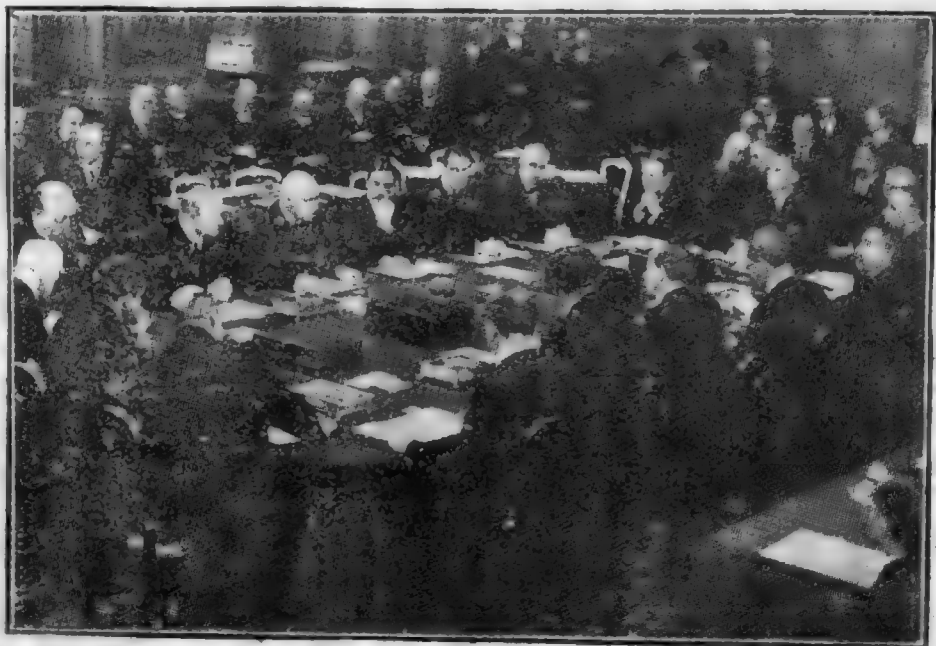
自有洛迦諾會議後。歐洲之和平空氣。瀰漫一時。此後所謂洛迦諾精神。必可推廣至中歐各國。預料今年歐洲之國際糾紛。因有洛迦諾條約。將由政治方面。移至經濟方面。政治上可望和平。向經濟上之競爭。則方興未艾。去年德與波蘭有稅率之爭。結果兩敗俱傷。德法間雖未有明顯之

稅率爭執而情勢亦至不滿人意。自洛林之鐵與魯爾之煤分裂後。迄今情形紊亂。未能恢復原狀。現今法之財政地位。雖枯窘萬狀。其工商業則不然。彼因貨幣價值漲高。與英德競爭。頗占有利地位。歐洲之鋼鐵市場。已有為法比二國壟斷之勢。英德皆有失業恐慌。法則獨無此患也。此後德法及比之煤鐵業。似必趨于聯合之一途。所謂歐洲實業之聯合。在目前似不過一種夢想。但必如此。各國方能免失去世界市場。譬如德必輸入鐵。法必輸入煤。若德法因政治上之衝突。不能互相供助。則二國必皆受損。愚以為今年德法關於煤鐵業。或將彼此合作。而法之財政狀況。或將漸趨穩固。歐洲各國。若互相傾軋。互相尋仇。彼此斷絕經濟關係。則其工商業。焉能發展。故此後經濟方面。勢必趨于合作之一途也。

(三)德法近局

最近歐洲時局。最引人注目者。一為德國之容納洛迦諾條約。一為法內閣之變動。德法二國之政治情形至錯綜紛繁。其政黨無慮數十。各樹一幟。各有其政治主張。在吾輩外人。頗難洞悉其內情。德國之政黨。約達二十有餘。其重要者凡十餘。約述之。有共產黨黨員四十五人。社會黨一百三十一人。天主教黨六十九人。共和黨三十五人。人民黨五十一人。國民黨一百十人。此外巴伐利亞民黨。雖團體較小。亦頗占勢力。會員約十五至二十人。尚有極端國民黨。會員約十五人。亦甚活躍。共產黨及極端國民黨。所抱政策。甚偏激。目前德國勢力最大之政黨。凡五。為社會天主教。共和人民及國民黨。前三者皆傾向民主主義。共有會員二百三十五人。占全國政黨之小半數。與之相抗者。則有國民黨。抱君主主義。有會員一百十人。此外人民黨。則立于第三者地位。若附屬國民黨。再加以共產及極端國民黨。數者相合。即不難推翻民主諸黨。故人民黨在諸黨內。有舉足

洛迦諾條約在倫敦正式簽字



重輕之勢。其領袖為史特萊斯曼博士。今為德國之著名政治家。故在儕輩中。益覺色彩鮮明。但該黨現于民主及國民二者所抱主張。各有所取舍。彼與民主諸黨有表同情處。以為若恢復君主政體。將喪失外人之信任。阻碍國外借款于德國經濟復興。有無限損害。其黨人大半係國內有

勢力之實業家及商人。故不願墮失國信。危及工商業。一方面與國民黨亦有意見相合處。益國民黨于國家政策。頗偏于守舊方面。如關稅問題。勞工律問題。社會法制問題。人民與國家二黨所見都無其參差也。

自洛迦諾問題興起後。人民與國民二黨所見絕不相侔。人民黨主張容納此條件。與英法聯絡。國民黨則否。故在路得及史特萊斯曼所組之內閣內。該黨退去會議。然社會黨天主教中央黨及共和黨。則替成洛迦諾條約。故路得及史氏內閣。一方失去國民黨之一百十票。一方得社會黨之一百三十一票。洛迦諾條約。卒為德所容納。此議贊助者為社會人民天主教及巴比利亞人民諸黨。反對者為

國民及其產黨。是議成立後。路得及失民之內閣遂辭職。迄今德國各政黨對洛迦諾意見雖不一致。但既承認之。已積案如山。今日即國民黨亦不作重行討論此問題之妄想。故德國內部各政黨雖有爭執。于國濟情勢當無甚影響。今日其各政黨所爭執最烈者。非民主與君主或和平與戰爭之問題。乃國內政策之守舊與急進問題。若有一關係外交政策之問題發生。守舊諸黨必互相聯合。貫徹其主張。昔日之道威斯計畫。今日之洛迦諾條約。皆其顯例。故德國政爭雖烈。當不至有偏激行動。使歐洲騷擾不寧也。

法國之政黨較德尤繁復。各黨所抱主張。其異同尤難辨認。除共產黨外。簡言之。其政黨可分為三大派。國民黨中央黨（其名稱甚多如急進黨急進社會黨等）及社會黨是也。國民黨以潘恩凱為首領。二年前勢力最厚。近亦稍替。蓋社會黨與中央黨聯合。其勢遂非國民黨可敵。惟二黨于外交政策意見雖無大徑庭處。于內政則每有異議。凡組織內閣者。須于外交政策偏于急進。于內政偏于保守。其地位乃能鞏固。在此種情勢下。白利安氏似最適宜。彼為公衆服務。已歷有年所。最近于洛迦諾獲得勝利後。位望益隆。聲譽益高。其人不但廣有才智經驗。且于急進及守舊二派皆有周旋。故杜美克總統召彼組閣。衆視為勢所必然。絕無駭異。但社會黨與中央黨攜手。無論何閣。皆難持久。故白利安旋即辭職。總統遂召赫里歐組閣。赫氏見社會黨毫無讓步。苛求無已。遂亦棄職而去。急進與社會二黨。至是乃破裂。是乃白利安所期望者。此時白氏遂又去而組閣。果未蹈前次之覆轍。地位頗穩固。彼所企圖者。為恢復法國之財政狀況。法政府之財政。已頻山窮水盡地步。欲解此困難。必須有強有力之內閣。其背面須有民意為後盾。將來白氏內閣。或可發展至此地步。若白氏在位。

則前途如漆矣。今各國對法之政治及財政混亂情形。極為注意。但法國前進。將取何步驟。甚難斷定。彼今似尚未有一定宗旨。沿何途進行。其態度不明。于是謠言紛起。有謂法將步意大利之後塵。實行棒喝主義。但法之情形。非意可比。尤無墨索里尼其人。此實過慮也。

小詩

心冷

(一)

別久情偏濃，
眉壓嫌愁重。
一彎牙月鎖簾櫳，
閒愁關不住，
付與晚風。

(二)

碧空雲渺，
星羞月笑。
對清光私祝禱
可能攝個影兒來，
瞧伊容顏消瘦多少？



列甯論

柏克曼著
劍波譯

列甯已然是歷史上的人物了。已然是歷史上偉大的人物。古人說。蓋棺論定。現在我們可以直接把他的思想。主張。和事業來加以公正的批評了。記得到過中國的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曾在新指導者 New Leader (一月二十五日) 上批評他道。『我只在一九二〇年在克萊姆林見過一次列甯。在房內和他談了一點鐘。他像克林威爾超過於別的歷史上的。人物……他像克林威爾被迫而做首領……他現出他的本來面目。十分誠懇。毫不自私。他只注意公衆的目的。而不留心自己的權力。』但是在當日的俄羅斯。却發生這樣的聲音。『只有一個上帝。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且列甯就是他的預言者。』我們從托羅茨基的「

列甯在一九一九年之攝影



從俄國革命至布萊斯特和約的歷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 一書中。很詳細地知道他怎樣制服軍隊。怎樣排斥少數黨與社會革命黨。怎樣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七日奪取瑪利皇宮。他怎樣取得中央權力。他的論理的和堅執的態度和西班牙異教審訊所的公爾格瑪達 Targuemada 一樣。他果真「被迫」

(?)而為首領了。克林威爾引用聖經辯護他的行為。而列甯則引用馬克思。假使有更進一步的證據的必要時。他便回溯到法國革命而且悍然宣布只有雅各賓黨 Jacobins 給與那次大革命以歷史的重要。威廉阿文女士在倫敦的自由月刊 Freedom 如是說。『在一方。列甯是贊成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列甯黨人的行為。都本着這兩句聖經的教訓而行動。在中國的列甯黨人尤

為是特別的遵行。他說道。『是的。假使在一個黨裏使用這種手段。對付同志。自然是不道德。但是對於一切政治的反對者使用這種手段。不但不不是不道德。而且是很可讚美的。是非常必要的行動。』

列甯現在是得勝了。獲得了偶像的莊嚴崇拜與敵人似的很毒咀咒。列甯黨人也得勝了。列甯已然是前日——現在——和將來所設共產黨人的導師領袖。他的人格。稟性。主張和行為。都是他們的模式。所以我們——不管是他的黨徒或者是他的仇敵。對於這位人類的偉大的列甯。不能不有公正和深刻的了解。這便是我譯出這文的意思。因為本文的

作者是具有銳敏的眼光和公正的批評。他也是俄國革命的精神。他在俄國會和列甯周旋過多次。我想這篇譯文總不會使讀者枉然的——譯者

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列甯把他的汽車來接我到克萊姆林宮裏去。時間全變了。實在羅曼諾夫朝 Romanovs 的宮堡。現在已是「依里奇」Ilyiche (列甯本名) 托羅斯基 龍那却斯奇 Lunatcharsky 和其他著名共產黨人的居室了。那地方的拱衛。仍像在俄皇時代一樣。凡門口及各處房室與入口處均立著衛兵。很精細的檢查來人。考驗他們的文憑。外觀上一切都和從前一樣。雖然我仍覺得四圍空氣有些不同。有些很大的變化徵象已經開始。在人們態度和面容上的一種新精神。一種新的志願和偉大的能力。正紛亂地尋找出路。雖然使他們在那反抗一大堆障礙的混亂爭鬪中疲憊着。

好像有哨兵圍繞着我。思想繞着我的心如像機械一樣。奔向這位俄國偉人的所在去。我對於此次革命。非常失望。我看見許多都是錯誤和罪惡。向官僚政治。向不平等和非正義的危險趨勢去。假使聯盟國 Allies 能捨去他們的紛爭來勵行封鎖。我相信俄國會更有罪惡產生和回向更有秩序的生活去。(有秩序的生活。不必定是正義人道的生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秩序生活。和在赤俄偽社會主義社會下的秩序生活。一樣的不即是正義人道的生活——譯者) 而在我的意見重要的是革命應該不單是政治的。而且深深地應該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錯。有些私有權仍然存在。革命的範圍便是失敗了。資本主義的根除去——這便是革命的大成功。可是俄羅斯須應用他的才能去

工作。使其成功。不應該坐待那由外來的援助。坐待那西方的革命。牠必須用力去組成牠的財源。增加牠的生產。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尤其是習練民衆的創始力和創造力。使能充分的提起。

向羣衆演說時之列甯



列甯到客氣地接待我。他矮而禿。窄狹的藍眼睛表現出堅立不移的容面。眼角上流露出狡詐的閃爍。他發出一種特別的——幾乎是猶太人的音調。

我們用俄文談話。列甯說他只能讀英文。却不能講。但是我却曾知道他和美國代表談話沒有用過翻譯。我歡喜他的面孔——公開而且誠篤的沒有一些做作。他的態度是活潑而且自負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堅信「他自己的公正」在造裏面不能夠尋出一些反動的疑慮的人。列甯富有一種非理想的的天性 Unimaginative

Nature 之深信的智慧力。托羅斯基不是這樣。我記得我們在南美洲第一次會見。地方是在紐約。時間還是克倫斯基統治時代。我對他的印象是一個「天性」Nature 比「信心」Conviction 還強的人。縱使他覺得他是錯了。他都不會屈服的。

列甯告訴我。無產階級的專政(在赤俄全境。只有列甯黨徒一黨的專

政。真正的無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者。還屈服在權威之下。並且在理論上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關於此點譯者曾在一九二五年學燈上發表過「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論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與列甯黨政府諸文——譯者』是穩固的。這是革命時代的必需。並且更須一切和各種的方法推進。但我的意見以為民衆的發動的 Initiative 和自動的 Active 興趣。是革命成功的根源。而列甯則以為只有共產黨(?)能引導俄羅斯出於爭鬭的紛亂。他說自由是一種奢望。在現刻的發展時期是不容許的。當着革命是已出乎危險的時候。才可以允准有自由言論。流行的自由的概念。是有產階級的偏見。小中產階級的觀念。把革命和自由混淆了。其實革命是一種堅立無產階級特權的事實。仇敵必須剷盡。一切權力須集中在共產黨的國家裏。在這歷程中。政府是迫不得已而使用不快的手段。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地位強迫使然。到了不需要的時候。這些手段自然會消滅的。(這是騙人的話。看列甯已經是死了。距他講話的時間已有五年。然而「其卡」Cheka——警察偵探。劊子手的合體——的變相機關 G. P. U 仍然執行着殺戮囚拘社會革命黨左翼。最高限度派。安那其黨……等——譯者)列甯好像是帶着諷刺地說。『農民不喜歡我們。他們是回轉到而且堅強地浸染着私有權的意味。(這也不全真確。可閱民衆第九期鄙作俄國第三革命——譯者)那種精神絕不可縱容。而且必須殄滅。除此而外。大部分的人都未受過教化。雖然我們曾經在鄉村中施行過教育。他們不了解我們。當着我們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如農具。鹽。釘和其他時。他們便到我們這邊來了。勤勞工作與大生產是我們的急迫需要。』我們談及莫斯科無政府共產黨的決議案。列甯說。執行委員會曾經討

論過這件事時。並且不久可以執行。『我們不會傷害思想上的無政府黨 Anarchists of ideas』他加勁地說。『但是我們却不容忍武裝的抗拒和騷動。』我提議對於自美洲流放來的政治犯的容納。分配的組織部務。列甯也贊同並且歡迎我擔任這項工作。愛瑪高德曼 Emma Goldman 提議創立一個 League of Russian Friends of American Freedom 以幫助美洲的革命運動。而且俄羅斯亦應報答為俄羅斯自由的美洲朋友。因為他們以前曾給與俄羅斯以道德上及物質上的幫助。列甯說這樣的團體。在俄羅斯應該放在第三國際(第三國際是共產黨人的國際。還有柏林的第四國際 A. I. T. 才叫真正工人運動的國際)之下。我對於他的全印象。以為他是一個意見清明而目的堅定的人。不必定是一個偉人。但總是個意志堅強和不撓的人。他是個「沒有感情」的邏輯家。理智的柔順和勇敢儘足以因時間的需求而改變他的方法。但他總是保存着最後的——在清晰觀點上——反抗。他是一個使用一切方法以屈問他的共產主義夢實現之實行的理想家。對於各種倫理的和人道的審慮亦所不顧。他是一個忠誠地信服那罪惡的方法可以使用在正當的目的。而且被目的所改正。(所謂只問目的。不問手段)他是一個革命的「葉須提」Jesuit(狡詐的耶穌教徒。逼迫人類在他所解釋的馬克斯教義之中而自由。他是一個極端的勃切葉夫 Zerkov 意味的革命家。他願意犧牲一大部分人類來堅立那社會革命的勝利的。

(完)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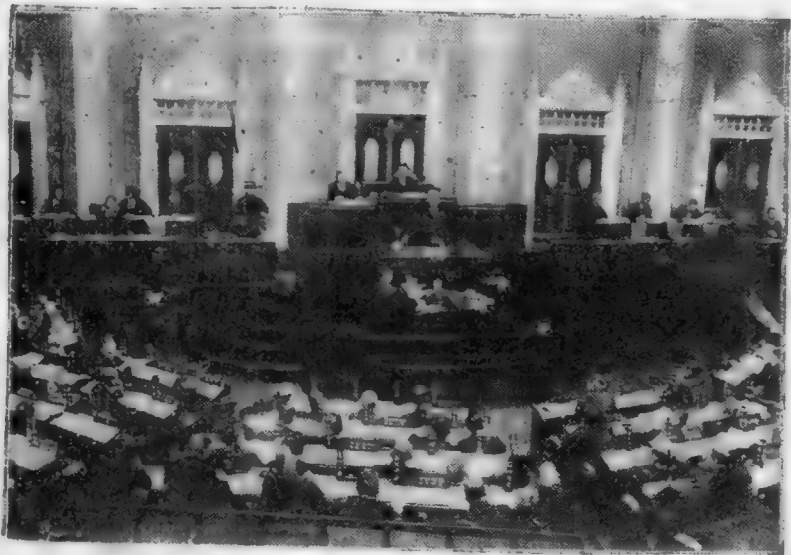
國外之部

▲日本政局之稅制案及預算案。先後通過於衆議院。若槻內閣之基礎業已鞏固。惟貴族院反對政府之空氣甚濃。而衆院之政友會。茲亦有不信任案之提出。前途變化。尙未敢爲臆斷。茲略述一週間之經過狀況於左。

(一)預算案形勢 二十一日。憲本兩黨之稅制協定案既通過於衆議院。即繼續討論預算案。二十四五兩日衆議院將預算大討論之後。政友會雖屢爲反對演說。卒以衆寡懸殊。仍以大多數通過政府預算案。惟鐵道豫算稍有修正耳。若槻首相聲明。本案通過。非常滿足。多年問題。可告解決。一得上院贊成。則緊急施設。定可大成云云。貴族院方面。則二十四日下院修正稅制案上程。濱口藏相說明後。即開始質問。絡繹不絕。二十六日貴族院本會議時。坂谷男爵對於稅制案。從各方面攻擊政府。謂憲政會將多年主張之減地租一分案放棄。殊爲可怪。藤村義郎謂地租一分減之主旨。使地租與營業稅失其均衡。對於修正案攻訐頗力。若槻首相答覆。政府當初之目的。原欲依地租一分減以減輕農民之負擔。現已依下院之修正而被更改。但依義務教育費之增加。仍可以減輕農民之負擔。祇變其形式。而主旨依然不變。然地租一分減之希望。尙未拋棄云。

云。結果交稅制委員會審查。又上院對海軍問題。決行追擊。交友俱樂部公正會形勢更爲緊張。二十七日。總預算案在貴族院本會議提議。關於食糧移民問題。頗多質問。

日本衆議院開會



一日繼續豫算案之質問。政府恐貴族院質問會期延長。對於政府不利。頗呈恐慌之狀。近已猛烈運動打消延長之議。據大勢推測。預算案終可望貴族院之通過也。

(二)關稅與勞動兩法案 關於具稅改正法案。各黨態度尙未決定。政友會已作製四十餘品目修正之具體案。政友本黨亦將提出修正案。政府之意。縱令衆議院加以修正。必在貴族院使其復活。而政友會幹部會。則決定對關稅法案勞動法案之態度。並商議提出內閣。

不信任案之時期與方法。至於勞動法案。衆院直至二十五日始開該案委員會。本黨與政府間已有諒解。可望修正通過。蓋政友會與本黨皆一致主張須大加修改。而若槻首相亦堅持原案。以爲此案雖爲不偏之適當良案。而有應當修正之處。當不反對修正。惟目下議論中心。反側重於社會局案。較原案爲重。然終恐難望修正。或即在委員會消滅。亦未可知也。

(三)鐵道案與內閣連命 鐵道敷設法改正案。二十三日案在衆院本會議否決。仙石鐵相因此決定議會閉會後退隱。已向若槻首相表明脫離憲政會。又幣原外相對於與憲政會之關係及外交政策。亦將於議院閉會後辭職。



英外相張伯倫

此兩人之行重。甚惹日政界之注目。此外則岡田文相甚而至於濱口藏相安達遞相等。亦將同時下野。故內閣改造勢已不能避免。憲本聯立內閣。遂盛傳一時。入閣者當以町田忠派氏永野直子爵二人爲相當有力。本黨將以稅制案之變動者元田氏或山本男爵入閣。然政友會則頗反對政友本黨之取得閣員。已商議防止之法云。

(四)對華議案 二十三日。衆院華借款整理委員會既將附希望條件之原案可決後。二十七日。衆院本會議對於此案作長久之討論。通過政府議案。希望政府極其能力。於目下關稅會議中與中國商妥儘速償還此項借款。以輕日人擔負。至締結借款時三銀行與政府之關係。有人提

出質問。濱口藏相承認銀行與政府兩者之間。有以某項形式保證損失之諒解。而謂不能宣布其內容。以致全場頗形緊張。旋付討論。政友本黨之牧山氏。倘遇借款債務遲緩履行時。整理之責任。當然須由政府負之。而贊成原案。遂行採決。結果。政友會之修正案失敗。以多數可決原案矣。同日某議員質問中國軍人強佔膠濟鐵路。專供軍用。致使魯省日僑感受不便及損失。政府將如何對付。政府某員答稱。日領事已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但未獲效果。故政府已決計儘速行更有實力之對付辦法。該議員又問將施何種辦法。答稱。爲慎重計。目下不便發表云云。觀此。則膠濟路之前途。恐將又有交涉矣。

▲國際聯盟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三月間聯盟行政會當有討論。惟德國以外要求與德國同享聯盟行政會永遠會員之權利。此問題頗惹起一般之爭議。最近因英外相張伯倫氏二十三日在伯明漢之一席演說。而各方之爭論更急矣。張伯倫氏之含有英國可贊助此後各國請永加入聯盟行政會之意。謂在德國加入實驗政治之範圍以前。行政會之組織問題已有討論。行政會將連德國在內以十一會員組成之。試問在甚嚴重之情形。下十一會員中之會員。因有關係。未便投票或參加決議時。十一會員足以代表世界道德之裁判而發言乎。行政會之意見得無爲少數人之意見乎。如行政會可得相當之加入。則未始無擴增之良好理由云云。張伯倫之態度同如此。而英議會中之空氣。不盡相同。二十四日巴摩爾勳爵在上院動議。德國加入聯盟行政會時。不宜提出組行政會之問題。否則何以處聯盟會之其他會員國。費里摩勳爵亦反對添多會員額。幸薛西爾勳爵答稱。此問題早已發生。展緩至今。因覺德國加入時方爲適當時機。以處置此時常提出之問題。國會對此問題。固有發言之

續。且英代表應奉訓令而往日內瓦。但英代表應得少許自由辦事之權。俾與他國忠實公允辯論此事。請上院勿加束縛。巴摩爾始撤回動議。但保守黨米却爾聲稱。定三月一日質問政府是否有扶助波蘭加入聯盟行政會之政策。同時保守黨議員六人聯名致函泰晤士報。表示反對他國加入行政會為永遠會員。否認張伯倫之政策。三月一日。哈丁敦侯爵在下院質問政府曾否接到殖民地對於聯盟行政會擴大永遠會員額問題表示意見之文件。殖民大臣愛梅立答稱。二月十七日外相張伯倫已聲明政府現正與殖民地商榷。文件礙難公布。自由黨提出詰問三則。保守黨亦提出詰問一則。皆詢政府已否決定致張伯倫參加日內瓦會議時之訓令。並詢英國是否須商諸殖民地然後始承認任何更變。觀此可見下院對於聯盟行政會問題之注意。而大概傾向於不更變行政會組織。然張伯倫依然不改其所見。彼與國會聯盟委員會討論此事。聲明英政府並未決定一定辦法。謂行政會之組織確有可考慮處。廢除每年非永遠委員重選之要求。近已日甚。渠反對行政會加入他國抑制德國之建議。然永遠會員額實有增多之理由。因照洛迦諾條約。除日本外。現有各永遠會員國及德國。皆可視為與此約有關係國。故一遇洛迦諾條約之爭端。行政會將不能有所票決。如英代表對於一重大事件。必先預定態度。則他國政府亦必如是。其結果將一事無成。今欲開放和平談判之門戶。其唯一方法。在各國代表不先有一定不移之成見云云。此項談話。可以表現張伯倫對此當無堅持反對之成見也。

德人見張伯倫演詞。大為惶駭。謂英國將在日內瓦援助法國意見。如德總理與外長見聯盟行政會擴增會員額。則德國必撤回入會請願書。有數報預料若德國所加入之行政會。與其請求加入時之行政會組織不

同。則德國必不願加入。惟德國政界現尚無惶擾氣象。以為各事可順利進行。現可獲行政會永遠會員席者。必僅為德國。改組問題可於秋季會議再行討論。一若頗有成竹在胸。毋所用其疑慮也。

至於其他各國。則波蘭首相二十六日在洛迦諾條約案一讀會演說。謂以波蘭而言。此約第四條精神之實際上解釋。常作波蘭與德國同時獲得聯盟行政會永遠委員席之解。巴西外部發表一文。聲明巴西要求國際聯盟行政會永遠會員席事。德國所稱獨有權利加入行政會之說。實屬荒謬。瑞典某報則稱。三月間聯盟會議集會時。如提出除德國外他國要求行政會永遠會員席之問題。中國亦將有永遠會員席之要求。中國雖現狀不寧。然究為有潛勢力之大國。且亞洲在行政會並未享有適當代表權。故中國出而爭此。尤為允當。西班牙外相亦在報紙述其意見。謂將繼續提出一九二二年加入行政會之請願。西班牙國際聯盟協會則希望本國得永遠會員席甚為殷切。認為不達目的。即將引行國家尊嚴是否容西班牙仍為國際聯盟一分子問題。可見各方要求。均望加入行政會。日本對此。據非官場消息。日政府已有寬大之訓令。致石井子爵。准其審機自決。政府雖於原則上反對擴充。但聞內閣擬接受大多數之決議。蓋德國之加入。將造成新局勢。受主要影響者。為歐洲列強也。

▲法國財政。法政府之財政案。二十四日。參院開始辯論。內有衆院否決可得五十萬萬佛郎以補預算不足之各條。參院辯論之結果。果如預料。政府之要求卒被通過。三月一日。衆院財政委員會討論參院所通過之財政案。拒絕參院所擬付款稅之稅率。但委員會將向政府建議。稍將此稅率減輕。惟政府能否接受之。尚未可知。按付款稅為政府計畫之中堅。故此稅將成衝突之焦點。曾有人擬調停兩院。但恐無效果耳。

▲洛迦諾約。洛迦諾條約。英皇已於二十三日蓋印批准。法國則正在衆院討論中。雖共產黨開慶氏謂英國帝國政策。欲聯絡歐洲諸國。以抗蘇俄。然白里安辯稱。英國舉其所有海陸與天空之實力。以供一種主義之用。此豈爲空洞無物。條約規定英國援助法國。與意國捷克波蘭無異。如法國於一九一四年有此約。則歐戰何致發生。洛迦諾之種籽。現已萌芽。如中途竟被摧殘。則渠希望非出於法人之舉。世界慈母現皆屬望其兒女不爲戰事之犧牲。洛迦諾約苟僅能達止戰目的。則其成就亦已足多云云。二十七日衆院辯論時。梅倫氏就軍事觀。表示右黨反對批准此約之意見。謂萬一發生戰事。担保者之干涉。究有何效能。此爲問題。英殖民地未受此約之束縛。即係弱點之一云云。法國之注重英帝國統一的外交。已於此可見矣。

航空大臣賀爾



▲英國航空。二十六日英政府航空大臣賀爾在下院結束飛行軍事之辯論。謂除法國有世界中最大飛行軍外。英國飛行軍爲世界之最弱。較他國多一倍。據賀爾所述英國之飛行政策。在(一)鞏固國防。以拒天空襲擊。(二)於帝國適宜地點設置天空防務。以担任海陸軍所必要之航空事業。(三)發展帝國內之民用航空路線。(四)扶助英國人民使成天空中之人民。以國防言。現有程序可使國防飛行隊自一九二二年三隊增至一九二七年二十八隊。原定國院飛行隊五十二隊之程序。始

終未竟。洛迦諾條約至少可使此後數年內不致發生戰禍。故政府可稍緩進行此項程序。而將此經費多分若干年擔負之。但若國際形勢與預料相反。而有趕速辦完此程序之必要。則政府得自由加緊爲之。又謂以府現努力用下述各方法以傳布航空學識。(一)在大實業中心點附近設立輔助的與特別的飛行隊。如倫敦愛丁堡等處是。(二)使航空程序與科學更相接近。牛津與劍橋已設兩隊。(三)使普通國民人人可學航空術。今入航空俱樂部爲會員者。已及千人云云。英國航空事業之進步。與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準備。胥可於此見之矣。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許世英在此週中依然辭職。二十七日又上五次辭呈。蓋許之不能復任。情勢使然也。代許之賈德耀。以關於魯省之命令段不肯下。國民軍方面多有詰責。二十二晚辭代。授後。段方指令。許世英續假十天。一方內定假滿賈德耀真除。改組內閣。補內財兩長。而暫時則勸賈續代。二十六日賈始允。許暫代。惟安福系力勸賈德耀局部改組內閣。湯漪章士釗運動入閣。賀德霖亦謀財長。惟賈氏署閣令。因財長人選難定。請府緩下一日。段召賈入府。磋商組閣。段催賈速定閣員。以便明令發表。賈仍謙辭。請段另行物色。是則賈閣或又擱淺。而二日津電。謂吳佩孚張作霖李景林張宗昌代



耀德賈之定不豫猶

表在租界密議。(一)准曹錕辭職。另選王士珍為大總統。(二)魯歸張直歸李。豫歸靳。(三)勸岳維峻率部回陝。(四)擁吳佩孚入京。果如所議而一一實現。則此中樞局面必又有一番大更動矣。

▲關稅會議 關稅會議二十四日開分委員會。華英法日荷代表出席。顏惠慶主席。續議上次附加稅品目及施行日期等。均交專家審查。中外專門委員會。二日下午開談話會。討論審查奢侈品目。聞已略有決定。與中國原案稍有出入。至附加稅數額。則我國提出之九千六百萬元之增收。豫估總額。英美業已表示非公式之承認。日本亦表示讓步至最大限度九千萬。

元。又我國提出陸境關稅減稅辦法如下。(一)陸境輸入貨物之附加稅。依將來議定之稅率。(二)關於陸境輸出貨物之制稅及子口稅之減收協定。(雲南十分之三。安東縣三分之一)即行取消。增減由中國政府自定之。(三)陸境輸入貨物減稅方法。依左記之規定。(一)依鐵路或水路輸入之貨不減稅。依其他方法由陸路輸入者。斟酌方法而減稅。(二)規定稅率三分之一。依民國八年之輸入稅則。俟調查之後。斟酌減稅。但現行或將來改訂之稅則而並不較民國八年之增加稅低減者。仍依民國八年之稅率。關稅公庫問題。雖因安格聯之一度來滬。一時甚鬧。但中交銀行宴請安格聯一席談話之結果。輕描淡寫。擱置於烏有之鄉。所謂「原有內

只是苦了我們小民



外債整理基金保管。照舊由安總稅務司辦理。至公庫問題。安氏雖意亦相同。惟須妥籌辦法。與政府接洽。云云。不啻宣告滬商會之主張為安氏所戰勝。良以銀行界祇知公債漲價為可貴。誤認公債漲價為安氏保管之功。遂以為保管債基非安氏不可。因而不致以妄談關稅公庫之故。牽動債基。亟亟焉劃分為二事。殊不知此所謂債基者。乃關稅之一部分。亦即關稅之一小部分。事雖為二。究屬聯帶。苟能舉全部關稅由華人自

組公庫保管。則更何慮於債基之搖動。乃商人漫不加察。致為安氏所乘。今安氏已於念八日乘輪北上。此次大可自慰。而臨行之前。反謂「公庫問題。非余職權範圍以內之事。不願置論。惟外間所謂收回主權之說。其誤之點。在於總商會所主張之公庫及所涉之保管基金。係國家之財政問題。與收回主權無關。蓋余雖為英人。然係受中國政府之命。為中國之官吏。主權未失。即無所謂收回。」試問關稅須用外人私人名義。存儲於外國銀行。中國政府與商人。絕

對不得過問。此非喪失主權而何耶。

▲法權會議 法權會議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開會。中國委員說明關於民法之法規。其次關於戒嚴法。戰時捕獲法。國籍法。森林礦業條例等。各國委員均有質問。中國委員加以說明。至於更詳細之說明。則俟下次會議。將於三月五日舉行。專審查關於著作權及混合訴訟事件之規定。

及自治規定等。如果交通不受戰事阻礙。各國委員行將出京調查各省司法矣。至滬麻問題。王正廷派員邇來與英美法日義五國委員。每星期開會兩次。討論收回辦法。王與馬君武商定。將來收回後。組特別法庭。取兩級制。外人祇可觀審云。

▲粵海關案 粵海關二十一日封港後。稅務司堅持須俟糾察隊將歷次違章取去之貨物盡行交還海關。然後始准船隻照常往來。政府於二十四日令罷工會。將尚未納稅之貨物。交回稅關。聽候解決。糾察隊二十五日遵令將未納稅貨物交還海關。二十六日午。遂重復啓關驗貨。恢復原狀。但罷工會交還貨物。雖即納稅。而關驗後。仍由糾察隊檢查。扣留某國貨品充公。可見粵罷工會之堅持不懈。惟廣州各界二十六日示威游行。並不經海關附近。故未釀事變。至粵港工潮。則近有在澳門開議。再謀解決說。姑誌之以觀其後。

▲豫省戰事 豫省戰事最近形勢。豫東靳軍節節勝利。二十一日徐州電稱。靳軍從柳河向蘭封進展。二十五日田維勤王為蔚部下蘭封。靳雲鶚二十六日由歸德西進。前鋒逼近蘭封。李紀才田玉潔部紛紛潰退。岳維峻通電。因指揮便利。廿六日將軍民兩署移駐鄭州。開封防地秩序。由米振標維持。但米之派員二十六日迎靳軍入開封。靳雲鶚二十七日由興隆到開封。隴海路客車。徐州開封。二十八日已通。國民二軍倉皇棄城而走。潰退中牟。岳維峻派李虎臣率三旅趕赴中牟作戰。但王為蔚王維城部已於二十八日早抵中牟。鄭州進迫。距城僅數十里。而日人消息謂靳軍一日已陷鄭州。豫軍退却黃河北岸。則猶待他方戰報之證實也。

豫南方面。信陽城雖確未攻下。但城內陝軍已派代表到漢接洽收編。而

信陽以北戰事。鄂軍十五日在彭家灣北接觸。十七日佔長台國。十八日佔三官廟。二十日佔明港。二十二日佔礪山駐馬店。進展至西平遂平。寇英傑二十二日到礪山。追擊國民軍駐至馬店北。向鄧城進攻。寇軍賀余等旅二十四日午克鄧城。二軍李虎臣部向鄧州退却。寇派賈旅追擊。並親在鄧城督戰。二十六日司令部移駐馬店。袁家驥旅由鄧城開回西平。遂平礪山各站護軍。二十七日寇軍由鄧城分三路。向鄧州進發。寇率賈余等旅任中路。沿京漢綫進。陳德麟任左路。賈國光任右路。臨穎尙有小戰。但陝軍大部已向鄧州退。將放棄臨穎許昌。廿八日漢口電稱。寇軍進佔許昌。至傳陽陝軍蔣世傑部代表馬驥。偕信陽商會長楊光裕。紅十字會長朱浩然王楚荊等。廿八日午謁吳佩孚。請鄂軍收編蔣師。和平接收信陽。吳答信陽居民固可慘。但陝軍無異土匪。碍難收編。除繳械外無他法。致代表所商議者。並無結果云。

▲直魯戰事 直魯聯軍二十四日。由馬廠北進。攻靜。佔唐官屯。與一

赴津 督師 之鹿 鐘麟



軍在陳官屯接觸。此外畢庶澄二十三日在青島開軍事會議。議決抽調

兩旅分載海圻海琛。華甲三艦。開赴秦皇島。夾攻天津。二十八日。畢部三十二師。分海陸兩路開拔。由廣利成利兩輪。運輸糧需。二千人由海道赴大沽。五千人到濟。轉赴北路攻津。李景林因軍事緊急。二十八日晚。赴馬廠。張宗昌路遲乃行。褚玉璞赴濟甯。調兵北上。張宗昌並委褚為魯軍總指揮。直轄軍隊。有孫殿英趙述等四師。杜鳳昌等四旅。第四第五第八各軍。俄兵預備軍。皆受節制。以期大舉攻津。國民軍方面。謂二十三日。奪回滄州。又謂念七日。午克復馬廠。皆非事實。如此可見兩地之失陷。已無可諱。韓復榘駐大廠河。一軍左翼在石馬湖。右翼在姚家渡。韓師全部四混成旅及暫編第一混成旅三萬人。并鐵甲車隊。開赴前線。鹿鍾麟念七晚十時出京。帶馮玉祥之衛隊旅馮治安部同行。代孫岳指揮津浦路戰事。鹿廿八晨。津。午後赴靜海。轉赴陳官屯。晤韓復榘。面授機宜。決反守為攻。一軍在前線約五旅。後方尙輸送補充。兩軍戰地。在唐官屯陳官屯間。鹿在靜海設總司令部。二十八晚下總攻令。分三面作戰。正面子牙河北岸。東路陳官屯。西路姚馬渡。限一星期內恢復各防地。另一說。鹿擬分兵三路包圍馬廠。(一)中路。一軍韓復榘鄭成思。由唐官屯正面進攻。(二)左翼。一軍門致中劉廷琛。會同二軍徐世昌。由靜海出四角口攻側面。(三)右翼。二軍弓富魁周士琦高貴滋。由獻縣抄襲青縣。斷聯軍後路。鹿限二十四小時內



隊駝駱之軍民國

奪回馬廠。宣言不得滄州。決不返京。李景林以唐官屯無險可守。退守滅河南岸。司令部則移滄州。但三日以來。兩軍仍在唐官屯夾滅河作戰。唐官屯雖於一夜仍歸國民軍。而馬廠則仍在隸魯聯軍手也。

▲奉國戰事。京奉路國民軍前線。王昌黎西安山石門間。唐之道部三旅。分紮開平。雷莊。灤州。樂亭。豐潤。唐山等處。秦皇島有奉艦數艘。秦皇島北柳江一帶。挖掘戰壕。柴江至石門寨一帶。駐第一旅及十九旅。榆關駐奉騎兵第十四師各一部。步兵第十七師各一部。昌黎駐奉軍一旅。在車站挖戰壕。但榆灤熱河。雙方雖均增調防軍。並未接觸。蓋奉方積極備戰。早有所待。而國軍鄭金聲。亦將駐灤第七、第八、第十三各師調前線布防。布置未竣。不敢率爾開戰。迨津南戰事漸緊。直魯聯軍告捷。國軍增援反攻。於是東方又躍躍欲試。張作霖決命山海關昌黎方面之奉軍。牽制國民軍之側背。二十七。張命前線奉軍。在三月一日以前準備總攻。同時在錦州之東北軍總司令部及第二十七師。開始運入關內。又山海關。秦皇島。石門寨之奉軍第十師。第十七師。及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九各混成旅。從二十八日晨起。終釋開往昌黎撫甯之第一線。齊向灤河前進。張學良於二月由錦州赴山海關。張担任攻灤州。湯玉麟担任攻熱河。張作相吳俊陞各回任。準備調兵。惟王永江反對入關。仍派員辭省長職。楊宇霆張學良已電王請回奉。勸勿辭職。奉天內部。或將因此分裂。至灤州國民軍。在衡山岩山及行宮等處增設重砲。唐之道移駐灤州城內。古冶唐山國民軍。連



下足觀試哉勇士壯

日向樂亭開拔。分配灤州。正面僅一旅。其餘分駐灤河沿岸。計永平約一旅。遷安口門子約一師。蔡家墳一團。大王莊汀冷河等處約一師。姜各鎮駐少數步兵。石門鎮駐一營。另派騎兵往來巡哨。擬即進攻昌黎。此路不日當有劇戰矣。

▲討吳攻鄂 民國軍將領。以時局緊急。迭電勸馮出山。而馮玉祥以愛民等三事相勸。勉不願出山。外傳馮玉祥率參謀於二十五日晨回張家口。今尚未能證實。蓋一說謂馮仍在平地泉也。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宋哲元劉郁芬劉驥等。聯名致電京內外各名流。略謂上年津沽之役。馮將軍功成不居。潔身高蹈。詎知人心不變。時勢日非。國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難挽救。信陽被兵。津南告警。豫東有客軍之侵入。復有鄰場之聲援。戰雲一開。烽烟四起。馮將軍憫此子遺。潛焉出涕。即欲整裝去國。俾免目擊心傷。征車旦夕待發。竊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難。元氣凋殘。此後戡亂定國。厥惟元戎是賴。比經聯名電挽。責以大義。始允暫緩去國。僅以私人資格。從旁襄助。無如勸駕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堅。陳說百端。能不為動。諸公望重斗山。譽隆中外。關懷大局。應具同情。尙希共念時艱。一致贊助等語。蓋希望名流共同敦促馮氏出山。但馮氏是否出任討吳。今不敢斷。至討吳命令雖下。而對吳無所影響。廬金山二十四日由宜昌到漢。即登岸拜陳弔蕭。赴查家墩謁吳。二十六日且電政府。力辭督辦。至鄂省法團之民選省長連動。亦覺毫無眉目。於是岳維峻二十二日電請明令着方本仁協攻吳佩孚。孔庚亦電府院。請明令責成方本仁收拾鄂局。二十八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帶隊赴鄂。會同軍民兩長查辦事件。蓋與前此令鄧如琢赴皖用同一手腕也。方本仁奉令後。即任蔣作賓援鄂總司令。鄧如琢總指揮。鄧即率師向鄂邊出發。聞鄧軍已抵鄂境黃梅。方本仁又派蔣

戰 場 生 活



鎮臣全師。隨鄧援鄂。然能否收鄂而為方有。則不敢斷也。

▲廣州近事 二十五日。蔣介石呈請將王懋功免職。同時將王扣留。二十四日晚派憲兵押送黃埔。王所遺第一軍第二師師長缺。蔣令副官劉

時充任。聞王交胡代隊長看管。聽候查辦。劉崎二十六日通電。已就代理第二師師長職。又一說。謂王懋功業經查明。通北無據。蔣介石擬給王五千元。令即離粵。國民政府近任李濟琛為參謀部長。原任參謀團主任俄員羅加覺夫。宣告一日解職。一日午迎李到部就職。又令團務委員古應芬辭職。派李濟琛繼任云。

▲上海自治 上海開北地方。自去年議董兩會成立後。即接收滬北工巡捐局。改稱開北市公所。上月孫陳忽曾令道尹接收兼管。恢復工巡捐局之舊。是又圖改自治為

官治。地方人士當然羣起力爭。顧省方於二十六日令道尹限三日內接收。二十七日。上寶四市鄉聯合會成立。使區域問題無所藉口。然一日午

官廳已派員。武裝接收。發布接管布告。但市公所則因無人負責不允交代。俟赴甯代表返滬解決。二日接收委員又續往催促交代。警察駐所監視。但另一方面則謂請願已有辦法。市議會代表徐春榮可以回滬報告。至各團體擁護自治。當然否認接管也。

▲上海工潮 曹家渡日華紗廠第三四兩工場工人罷工。數日來迄未解決。工廠方面態度強硬。開除爲首滋事之男女工人關紅英等九人。因之雙方更難解決。而浦東日華一二廠工人。則以利益相同。曾致函大班。要求容納三四廠工人要求。俾免風潮久懸。引起重大糾紛。警察廳長嚴春陽。除令嚴加防範外。並擬出任調停。以免風潮擴大。惟兩方各走極端。尙無調解辦法耳。

引翔港上海紗廠第三廠織布間工人。因最近廠方突命每人管車三具。并於分發工資時。扣去多量工資。工人羣起質問。廠方並不聲明理由。全間工人遂於二十七日全部關車停工。參加者達六百餘人。當提出三條要求。廠方無允意。致引起工人方面之騷擾。毆傷管工日人段漾。(即阿堂生)工人方面謂阿堂生之被毆。實自取其咎。分發宣言。一致堅持。並提出復工先決件二項。(一)廠方須担任以後不准日人在廠任意打罵工人。(二)立即釋放被捕工人。但此管工日人段漾者。以傷重於一日死去。日商同業討論辦法。日領將提抗議。而工人則亦呈請交署提出抗議。此則又因工潮而釀成一小小之交涉矣。

小詩

心冷

春風片片，

吹散了連枝的花；

春雨絲絲，

結成了愁煩的網。

風風雨雨儘猖狂，

却掃不了一片春光。

是何年？

君山巔，

大江邊，

正是春訊初傳二月天。

人說韶光好，

我恨春尤不肯常照月光圓。

且借夢裏雙翼，

飛向君前。

十四年春間舊作

詞調

宣雨蒼

詞源從樂府長短句遞邇而來。唐人採樂府制新律。而後有詞。其體裁。無可指實。第舉世之所傳最首出者。李白之菩薩蠻。憶秦娥。然亦不得即謂權輿於太白也。其後有唐一代。所傳作者。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並有著作。而溫庭筠最稱傑出。五季南唐。小令之工。後無能繼。北宋詞引爲慢。正如初唐五七言律詩。多在古近體之間。求其通體工稱之作。殊不多數。捨東坡如天馬行空。別成一格外。餘子如淮海。耆卿。相傳諸作。往往一首中雖有可誦名句。而俗艷浮響。無謂俚言。亦復不免雜出。金鑰互見。誠不能爲古人曲諱。至於清真。漸臻完密。然生硬處仍時有之。蓋其時猶以爲詞者。乃詩之餘。未足並重。但以尋聲爲尙。而修詞次之。此其所以失也。南宋作者。究心倚聲。重於詩歌。一時士夫能文章者。無不旁通音律。故能聲文並茂。其最高爲姜堯章。詞品謂其高處有美成不能及者。多自製曲。初則率意爲長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呂。無不協者。其長亭慢自序亦如此。是知堯章之製詞。固先有文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律。深合歌以永律諧聲之道。此其所以集大成也。

此亡國之咎徵也。夢窗詞。世號澀體。玉田已謂其七寶樓臺。折下不成片段。本朝張茗柯詞。選亦毅然去之。所以正詞苑之風氣也。不圖近日詞家爭相祖述。鉅釘寫來。幾不成語。嘗見今世奉爲詞伯者。有傳句云。窄波鐘動。歸去連錢。蜻蛉催泛。可謂澀矣。然窄波何不逕用佛樓。連錢何不逕用花驄。蜻蛉何不逕用扁舟。使讀者可以豁然意爽。仍未見其稍倍詞旨。必欲強借名詞。一一帖括。好爲其難。毋論矣。乃並其強借之名詞。不求甚解。是誠大可怪也。試爲正之。如窄波。波爲梵語。譯卽塔也。塔非藏鐘之地。鐘則別有鐘樓。而窄塔波一句。梵語尤斷不能截去塔字。但用窄波。致不成語。卽彼或曾見前人有誤用者。以爲是有所本。而不知爲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也。彼執詞壇牛耳者。傳作且如此。世之依草附木。自號倚聲家。更可知矣。詞苑波句。可爲一慨。近世西人有鐘塔。此若指彼鐘塔。卽應用彼名詞。非吾所知。然窄塔波。吾固知其明明梵語。截去塔字。忽作窄波。則斷不許如此割裂也。

世以姜史並稱。梅谿細膩運帖。允稱作家。而考其根柢。實不逮姜遠甚。蓋白石風度。如孤雲野鶴。高致在詩人陶孟之間。豈彼權門堂更所可希及。人有真性情。而後有真文字。彼搔首弄姿者。雖工亦奚以爲。稼軒詞。感慨蒼涼。自具一格。亦南宋之東坡也。後之學者。自改之。竹山已

不免病在惛狂。試讀辛野塘花落。羅帳燈昏諸作。其靜細處。豈尋常操心人能道一語。使舉後學之鄙獷叫囂。以爲胎息不善。歸咎師者。稼軒不能受也。

詠物詞。必有寄託。而後雋永。當以碧山樂府爲最。其盛傳者如眉嫵之詠新月。齊天樂之詠蟬。慶清朝之詠榴花。高陽臺之詠梅。無不感時傷事。深契風人之旨。至於後世作者。運典而不運意。雖極工麗。帖切。不過一事類詞耳。誠何足觀。

草窗與玉田相近。玉田於白石具體而微。然風骨終不能及。

雅正如白石。不善學者將流爲平滑。然壯如稼軒。不善學者將流爲惛獷。蘊藉如碧山。不善學者將流爲纖巧。斟酌飽滿如夢窗。不善學者將流爲堆砌敷衍。無所不至。

著作有著作之時代。必遇文武成康之世。而後可陳雅頌。必遇東周王室之變。而後可極諷刺。此皆時代爲之。非偶然也。至於尋常時世。固不可爲無病之呻吟。亦不可作太平之粉飾。作者唯以嘲風弄月。各抒懷抱。雖非興觀羣怨之旨。然不失其爲本色語也。至於今日天崩地折。生民未有。誠爲空前絕後大著作之時代也。而猶光景流連。尊祖酬唱。煮本帖括。詞尙餽餽。不唯負此著作。亦大負此時代矣。此稼軒之斜陽烟柳。白石之廢池喬木。所以傳之千古。而繼響風騷也。

言語之精華爲文章。文章之精華爲韻語。倚聲亦韻語之一類。雖小道其入穀之難。尤甚於尋常韻語也。使如吃者之口。前後刺刺。聾者之耳。東西茫茫。是即不能成爲語言。不能成爲語言者。安能成爲文章。反安能成爲韻語之文章邪。彼工爲澀體。而理晦於詞。從事帖括。而詞複於意。是何異聾者之聽茫茫。吃者之口刺刺邪。倚聲云乎哉。

文字以立意爲主。意立而後選詞。詞選而後運筆。意猶生氣。詞猶骨肉。筆猶血脈。三者有一或缺。不能成文。倚聲乃有韻文字。而最精密者。安可不求其美備邪。蓋有意無詞。其病枯燥。有意無筆。其病沈悶。有筆無意。其病空衍。有筆無詞。其病浮滑。有詞無意。其病支離。有詞無筆。其病板滯。三者缺一。其病已及於此。缺二。非散漫卽隔閡。甚則複冗敷廓。蕪穢而不能成章矣。

前清周止庵祖述夢窗者。其論詞於白石時有不足。與張茗柯之不選夢窗正同。門戶之見。雖詞章小道。亦復不免。然周詞甚不逮張。以其好爲澀體。仍陷折下不成片段。窠臼中。如詠蟬詞之起句。聽倉黃病柳一聲淒婉。柳豈有聲而可聽邪。彼固詠蟬。而如此起法。則不辨所聽者爲蟬爲柳矣。亦折下不得之昭昭者。求澀而以詞害意也。雖然。予之指摘止庵。不免予之門戶見耳。

張玉田言。作慢詞最是過變。不要斷了曲意。是倚聲家不可不知。然人之短玉田者。或謂其慢詞換筆不換意。言之雖過。而玉田此失。亦時有之。蓋本其不斷曲意一語而來也。倚聲豈易言哉。作長調兩三換頭者。如鶯啼序。哨遍。蘭陵王。寶鼎現之類。須段段有意。句句成彩。不復而不斷。纍若貫珠。密若布網。具一常山索然之勢。否則毋甯其已。

詞調中有難工稱者。如壽樓春之多平。繞佛閣之多仄。霓裳中序第一之多韻。以及夜飛鵲綺寮怨之類。皆須以自然高妙出之。稍有牽合。便非作家。亦不如置之。而別求悲壯激昂宛轉流麗之文。攷詞定義。按部就班。庶不至有乖風雅也。

(未完)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 原著
受 百 戲 譯

第十五章 噩耗再傳

有一人悄然啓門而入。吾於昏暗之燈光中見來者盛三也。立近吾旁。環顧向吾詳詢一切。所詢者多其他匪徒前已詢及者。其聲調尖銳不入耳久之。使吾如坐針氈。吾告彼贖取之事。須決之於吾友人。與吾無與。若允吾歸者最佳。否則亦祇可聽之。諸君欲如何便如何耳。何曉曉不已。爲盛三見不得要領。遂轉與衆匪閒談。彼等已飽吸鴉片。精神倍佳。遂相與縱談。言中往往及吾。愈談聲愈高。興趣愈濃。盛三聲既尖利。且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其他匪徒似亦不甘退讓。竭力與之競爭者然。

余自被擒已五日有半。未嘗有六小時以上之睡眠。二目赤如火球。倦眼竟不能開。終日昏昏似睡非睡。憔悴無人形。即盛三尖銳之聲浪。亦難驅除吾之昏眠狀態。耳中似聞彼大聲曰。試觀彼頑領之美國人。何善睡。乃爾彼似對吾等了無懼怯。恐未聆悉吾等之談話也。其時蓋彼等方討論處置吾之方法。吾雖知此中伏有危機。亦不暇考慮之矣。

夜午已過。覺耳部奇痛。遂驚醒。蓋一耳枕於硬木上。久之作痛也。見諸匪已熟睡。盛三已去。彼等互相枕藉而眠。恣態百出。吾覺二足僵不能舉。俯視之。見有二匪眠吾足上。乃緩緩拽出。是時漸清醒。覺所乘舟已停止進行。俄有人促吾出外就餐。吾覺周身骨節酸痛不可忍。但出室後。空氣清

鮮。積困爲之一舒。童子丁紐蘇來導吾赴砲台。吾下船後大驚詫。見吾舟仍在故處。固未嘗移動一步也。衆匪此時三五成羣。捧碗大嚼。此童子導吾坐於木柴上。與數匪共食。其中一人長髯飄拂。吾前登岸時曾遇之。其時彼態度甚倨傲。此次則歉遜有禮。彼告吾其名曰「日本人」。但並非一日本人民。此蓋其僞名也。移時一人捧一大碗。中滿盛麵粉。置吾前。其人王姓。亦係一俘虜。爲匪徒服役如奴僕。餐時又見二俘虜。一姓劉。爲匪中之總廚司。一姓秦。爲劉某之助手。此三俘虜皆健碩。視之固不知其爲匪窟中之羈囚也。

日本人之友伴三人。皆中年。與彼相彷彿。彼詢吾年幾何。吾告之。彼自謂年四十有三。故以年歲論。吾爲其長兄。但儕輩中有一人。衆呼之爲高麗。因係高麗人民。其人年四十七。故又爲吾輩之長兄。實則即全隊匪徒中。亦當推彼年最長也。高麗軀體偉壯。操華語不甚流利。吾一見即甚悅其人。以後傾談頗久。交誼愈密。彼離鄉已久。佗僚無聊。遂淪爲綠林豪傑。但觀其態度。知彼於目今地位。甚不滿意。蓋不得已而爲盜也。

吾等之餐桌。係一木板。即以露天爲餐室。後面有一茅舍。頂尖形。似可蔽雨。屋長五呎。闊五呎。高亦五呎。其內部地面鋪以草蓆。屋內懸二蚊帳。全屋被占。幾無隙地。牆邊雜置鎗械子彈烟管等物。日本人告吾。是即彼之

居室高麗及丁紐蘇童子亦同居此。吾睹此醜態不置。思吾若能有家如此。則樂如登仙矣。

就食時。吾之近旁另有數人。聚而同食。如首領海番郭某盛三等皆在內。尚有一人。衆呼之爲潘榮。謂係匪中之副領袖。海番食時。謂吾能與日本人同食。實爲吾之榮幸。再笑領之。食畢後。將碗箸等收去。預備令中國俘虜就食。衆匪未令吾返船艙。乃留此與彼等閒談。俄而見六俘虜相繼自船中出。一出即掬水洗面。無面巾。則用手拭。見麵粉即作狼吞似。枵腹已久者。惟有一人。食時甚從容。似無意於此。余視彼而有病容。其人身材甚矮小。望之憔悴枯瘠。領下有薄鬚。並鑲有二金齒。甚顯露。彼於儕輩中如鶴立雞羣。似曾受教育。有才智。不似餘人之蠢蠢。匪徒亦重視之。稱之爲朱君。吾聞此名。何耳熟。乃爾。似於某處曾聞及之。於是陡憶及數星期前。某艦遇匪劫。即以此君爲俘虜。此事見第一章。據衆傳之。彼係該艦之江白渡。余此時環視左右之士匪。中心憤懣交集。默思是即可畏之紅鬚子。搶劫船艙。殺戮無辜之罪犯也。朱君被擒後。匪索贖金六萬元。但迄今彼猶未釋出。可知所索款額過巨。今猶未能償付。此時頗憐朱君之不幸也。

六俘虜食畢後。即又驅回船艙。除彼等外。尚有三童子。一廚司。二助手。及僉共計俘虜十三人。匪徒凡四十五人。有數人居船內。餘則居砲台內之茅屋中。砲台作長方形。約長百呎。闊四十呎。牆約厚三呎。高八呎。有二匪荷槍立城頭守衛。狀甚嚴肅。吾返船後。察吾所處之環境。似四周皆係水泊。南方四十餘里外。有一高山。形如一駱駝。其首向東。亦不知是山何名也。

此後三日內。無甚事可述。每日飯三次。所食無非麵粉。第三日。有一匪以

魚二尾餉吾。係彼自池內釣得者。是爲數日來不經嘗之異味。衆匪時時來請醫治疾痛。盛三之左臂。近曾爲槍彈擊穿。至今未愈。有濃水自傷口流出。傷痕深寸許。久延不治。且將加劇。余用熱水及碘酒治之。彼甚感。吾與衆匪周旋較久。已漸相款洽矣。

是日爲七月二十九日。余入匪窟已九日。其時匪徒之臥船內者。約二十人。朱君及吾。是夜與衆匪同坐。朱君縱論中國時局及軍政界重要人物。言之津津有味。且夜景甚佳。疏星點點。映於蒼碧之海面。觀之令人忘倦。此時有人觸吾腕。吾回首見海番坐吾旁。彼側身向前。徐曰。明日已第十日。吾允汝友人。取贖以十日爲限。汝當猶憶及之。若至日晚猶無復音。則不得不實踐吾等之誓言。將汝鎗斃。吾目直注彼面許久。彼不稍動。吾默然點首。復回視船外。星光燦然。吁。是果即吾在世間之末一夜乎。

第十六章 遷居

次晨。聞室外談話聲甚囂雜。頗錯誤。乃隨衆至艙外視之。見二十餘哩外。西方及北方。皆有火光。愈趨愈盛。凡十餘處。火似起于同一時間。必係人有意爲之無疑。此間匪徒之蹤跡。必已爲兵士偵知。前來圍攻。是日風勢向東南。火勢不久將延及此間。有一匪。吾猶視。戟指痛斥。謂此禍皆由吾而起。吾累彼不淺也。

衆匪是日頗倉皇無主。飲食亦銳減。午後有二使者由北方乘舟。傳來一消息。聞者頓起不安。謂首領曹三已于二。前與官兵激戰被戮。又謂有兵千人。方向吾等包圍。盛三立遣人分赴各處探聽前途動靜。留者則碌碌于擦抹鎗械。預備出戰。

俄而「日本人」至。囑吾診視其目疾。彼雙目痛甚劇。吾第一次見彼。即知其患沙眼甚烈。近二日來。情狀愈惡。但未令吾診視。曾試用中國藥。迄

今無效。此時乃詢吾有何法醫治否。吾告彼。吾係眼科醫士。治眼疾係吾之專長。察視後。知彼疾已深。若不立即施治。三四日內。此君將成一盲人。吾以危險告之。彼大驚。願聽吾醫治。吾乃以熱面巾遮其目。凡兩小時。彼覺略愈。吾令彼靜臥。稍待再常診視。此時稍暗。默思海番昨日之言。念十日之期。頃刻即屆。此時忽生急智。冀免一死。吾思若力與日本人聯絡。彼等或不殺吾也。

約四時又至「日本人」處。其時見起火處相距不過哩許。西北天空。盡為濃烟所罩。匪徒大半立牆上。其領袖數人。則聚盛三茅屋內。討論甚熱烈。日本人目又作痛。見吾至其喜。吾仍用熱巾覆之。並詳告以目疾之性質。又謂此次即幸而治愈。若不用他種方法。另行醫治。將來必復發。惟此時手頭無藥品。雖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若待吾釋放後。能同赴北京。必盡力為之診治。彼願從我言。信吾非作誑語。吾乃謂吾既視如為朋友。汝亦當以友視吾。吾果有助於君。君亦當略助吾一二。遂告以近數日來。因船內臥具過劣。以及臭蚤蚊蚋。晝夜擾人。故失眠已久。能否與彼同居蚊帳內。使吾得安眠。吾知此請求非輕易可允准者。彼聞此閉目靜臥。默然無語。俄而作簡單答復曰。不能允此請求。吾聞此不復曉曉。遂向彼道晚安。愀然返吾之船艙。

約經半小時。彼遣一使者至。謂現已改初衷。令吾携羊皮袍赴其屋內。與彼同居。吾欣然應召而去。至則見蚊帳之小。出於意外。祇長五呎。闊三呎。焉能容二人。但亦安之。自此吾與日本人之交誼逾密。後此在匪窟中。勾留凡五十八日。而體健不至銳減者。實拜日本人之賜也。吾獲此佳遇。後二分鐘內。消息已傳遍全體土匪。海番聞日本人招吾居茅屋。尤駭異。特來視吾。移時吾出外探望火勢。彼二人談甚久。後知所談者皆吾之事。蓋吾生活之限期滿後。彼等竟未提及昨夜恫嚇之言。必於其時將此

事議定矣。

火勢是時相距祇五十碼。而風向忽轉。火忽向東蔓延。半亦因有小河相隔。故此間未被延及。吾等茅屋上遍以水溼之。防為半空飛舞之火星所侵。是夜三時。皆火光。吾等如居於火坑中。奇觀畢生所難忘者也。

是夜童子丁紐蘇及高麗。皆居茅屋內。寢處為吾所占。甚逼窄。年長之匪徒。皆悅此童子。喜聞其談話。此童每日絕早興起。黃昏時已倦極欲眠。但匪徒則否。夜間必勸之述其家庭情形。或背誦其學校內所讀之詩書。此童歷歷背誦。毫無遺漏。且了解其意義。余甚奇何有此堅強之記憶力。是乃匪徒夜間用為娛樂之方法。其他茅屋內。亦時聞有匪徒背誦其兒時所讀之四書。稍有舛誤。聞者即囂然指斥之。吾私計似此曾受教育之人。民乃作殺人越貨之事。似有屈其美材矣。

夜間風勢已轉向西北。但東南方亦有火起。故火勢仍向吾等蔓延。是時西方及北方之地。皆成焦土。深可隱入之荒草。皆已付之一炬。遙見前方有大樹林。此林前為草所掩。故未見。而河身亦較前清晰。蓋以前兩岸皆豐草。遠望之見草不見水也。兵士縱火之目的。若係欲除去障礙。探尋吾等之所在。則此舉今已成功。是時炮台卓立如塔。四周皆平原也。午後雨至。諸匪大樂。火漸為雨所熄。

七月三十一日。海番告吾。前方土匪。因曹三陣亡。失其領袖。今將赴彼處指揮一切。一二日後可歸。又謂願再予吾友人一機會。令吾繕一函。措詞須激切。彼將携此函投之農村。遂以函內大意告吾。吾從其言。作函如次。

農村內救吾諸君公鑑。吾現被困於一地。四周皆河泊。匪徒方據一炮台堅守。現情形甚危急。官兵於左近縱火數次。且聞擬向此間包圍。捕吾者迫吾代傳其要求如次。(一)若無贖金。無論如何不能釋吾。(二)囑官兵速退却。勿向前侵逼。若果攻擊。即將吾槍斃。故吾所處地位。危險萬狀也。

豪華德啓 七月三十一日
八月二日。海番挈匪徒五人。乘舟離此他去。郭某及受傷之林。城則留此。吾所繕函。並未達吾友人處。蓋為前方兵士所阻。彼等不願投此函也。



強盜文學

L. M.



甲于全國、盜劫之風、于茲爲烈、擄贖掠劫、數見不鮮、惟于事前每投函恐嚇、先以示警、茲覓得某當

L M誌

設法報愁。勿論將來鹿死誰手。總之斷難甘瞑。

永康當與東家言不叙。新年得意。生易興隆。可認可賀。敬啓者。茲因余等念四弟念七弟。二人前日投寶鋪出典皮袍一件。奈寶鋪內有青年掌櫃一位。不識好醜。捺其價值。不足與較量。權係操于伊手。無法可治。而語言傷人。殊深惡。理應直接手鎗對待。無如伊處青年。花尚未開。於心有所難忍。但余等自創綠林以來。環球之上。四海之內。從未走過下風。今遇寶鋪大約氣數將終。應該如此。那也罷了。勿論如何。總之大丈夫遇有不策。明知萬死。亦不能辭也。在余等念四念七二位兄弟。前日旋至寶鋪。不分皂白。一概手鎗對待。幸得寶鋪吉星高照。鄙由馬路買氣車回來。一再阻。始行息怒。後經衆兄弟公議。解絕善法。究竟未知寶鋪違否。倘若不違。諒亦難逃。余等兄弟三十六。作借洋三百六十元。全買鈔票。用報紙包

好。務於十七夜間十點鐘後。送至寶鋪南面橋西邊不遠。願大染坊與新開儀康酒行兩夾。希誠福南里進街拉西桶內。余兄弟乃在飛泉茶樓坐候。永無嫌怨。瓦解冰銷。寶鋪如果鄙客不捨。臨期不送。將來全家痛哭。悔之莫。勿怪余等言不早知也。甚至余等向來不做暗事。大丈夫明取明探。然則寶鋪倘存絲毫奸細。料亦難逃余等兄弟之手。餘不煩瀆。特此勿誤。至要至要。順問春安。不送則已。既送切勿與閑人知。悉以防錯誤。

第二函

永其當鋪再啓者。前日所來寸楮。諒已上達。無疑不聞不問。殊深可恨。理宜不再煩瀆。以接手鎗對待。無如前無深愁。後無消悉。漫然動手。於心有所難忍。故特又草投前請。示有無可否。可則乃於二十日夜十點鐘。仍然以上開來地。臨送。如不可。亦望送一函來回復。俟後永不煩瀆。各顯手腕可也。寶鋪設法保險。余等

然則寶鋪每年獲利若干。說說乎。惜此區區之款。而與余等爲患。料其難逃余等之手。甚至余等兄弟三十餘人。就是捨其一二。猶不在意。寶鋪假若捨其一二。試問可合算耳。再者余等報愁之後。旋即回山。但看寶鋪豈奈余等之何。而寶鋪苟強余等之色。請教逃至何處。望祈再思。再想。說是數目過大。可以少爲減除一點。竟如置若罔聞。余等以經出口。就在寶鋪看笑。能甘瞑耶。餘不煩述。統此務。注意切切。

如再不送。勿怨余等不言。將來後悔無及。如果。不送來。勸你當鋪不必開罷。我們不教你家哭。綠林中亦不必跑了。赤白黨內亦不得到了。實借鈔票二百元。用紅紙包好。送至前函。載明之處。兩散雲銷。好好照常生理。如果短少一元。諒你閣家逃不遠去。俟後再爲。切勿後悔。總之。死不兩立。任你甚麼保險。臨時包教你家佩服就是了。



評神州新片「道義之交」

心冷

吾嘗論神州影片之特點。在富於詩意的描寫。觀後每使人覺有深遠之回味。即如前出之「不堪回首」「花好月圓」均得社會之好評。此次「道義之交」出映。一易其詩意的構造。而別具風味。劇情曲折。尙能動人。惟鄙意則殊不願神州之改弦易轍也。

是劇情節。述王克成有遠行。以其家託好友李守政。按時濟以家用。行後年餘。成妻周氏及弟克安。咸以居食有恃。而習於奢侈遊蕩。家用漸以不敷。事爲守政所知。遂止其供給。克安往商。亦拒不與。至是索賬者齊集。不交得已。典質償之。家况乃益拮据。克安以有外戀故。又失其執業。於是益窘。闔家無策。成有妹淑蕙。甚賢。平日對兄嫂之遊蕩。嘗加諫止。然皆不之聽。此時既憂家境之艱窘。復怨守政之險奸。乃奮然告嫂。兄他人之不可恃。宜謀所以自立。嫂兄亦翻然悟前非。於是



守政之家庭

蕙及周氏。日從事於綉。以博糊口。有洪仲山者。時來其家收買綉件。不計高值。其意若甚厚者。見克安無業。則又代爲介紹入一工廠司賬。所負屋租。亦解囊爲之代償。舉家稱感戴焉。如是者經年。雖工作辛勤。而遂亦安之。居無何。克成有電至。告家人。尅日返。至日。家人迂諸車站。相見。備道別來悲苦。且告以守政之陰謀。成始而疑。繼亦怒。遂共詣李家。見守政。即數其罪。而周氏及安。勢更洶洶。守政悉聽受之。待諸人辭畢。乃呼仲山。仲山至。諸人大驚訝。蓋此人即素日感戴之洪仲山也。仲山攜一箱俱。開視。則所貯者悉爲周氏淑蕙歷來手製之物。守政乃縷告克成。以往事。更告以怠惰由於晏安。生活基於勤作。故不辭罪罵。藉止付家用。以促使自悟。嚮君所託之產。除以營謀獲利外。即以其餘收購此針黹。今積且盈數箱矣。所以不使君等知之者。蓋欲君等自食其力。不欲告知吾之惠及君等也。時仲山亦白於衆。謂爲克安謀



淑蕙破撲滿

業及代價屋租。皆李翁之意。密使余爲之。克安周氏聞言。憬然悟。既愧且悔。嚮所以感仲山者。今乃移以感守政。克成亦深自引咎。昔日之嫌。渙然冰釋。道義之風。播遐邇焉。

此劇幕首。以陽光作引。描寫各人早起遲起。以襯出各個人之性格行爲。極有意思。

字幕方面。未將李守政與王家關係述明。遂致觀者對李允青送月費時。均發生疑問。

情節方面。如寫總會誘賭之弊端。令人可發深省。周氏嗜賭。致子女學費未繳。校中函催。罵盡上海一般婦人。淑蕙破撲滿。以弄珠姊弟所藏資繳學費。意極沉痛。李守政甯義惡名。以養成周氏與克安勤儉之習。又爲一般社會之模範。

演員方面。原俠綺飾周氏。游蕩時之恍惚輕慢。均能刻畫。不治家政之女。子飾王克安之孫鴻鵠。描摹游手好閒子弟極佳。尤以爲所歡。摒絕時爲妙。丁子明飾之淑蕙。面部及兩目之表情。能將處境爲難之苦衷。向觀衆宣示。極爲難能。小演員劉先言之秀珠。活潑可愛。嚴工上之李守政。活肖工於劃策之老人。萬籟天。李允青。飾忠實男子。亦能稱職。

信箋爲交際社會必需品。所費求其廉。形式求其美。實際求其適合環境。則惟

嬰社新製信箋

有此特色

熱心愛國者宜用 醒獅箋

年少有爲者宜用 英雄箋

交際酬酢者宜用 歡喜箋

慈祥多福者宜用 百子箋

琴瑟和諧者宜用 雙燕箋

願賦好逑者宜用 鸚鵡箋

懷遠寄思者宜用 飛雁箋

壯志干霄者宜用 凌雲箋

愛情濃蜜者宜用 愛神箋

情致纏綿者宜用 簾花箋

甲種	信箋	每束	大洋	一角	五分	乙種	小箋	每束	大洋	一角	五分	亦售	一角	五分
十種	合裝	一束	璧	合	牋									

嬰社總發行所在上海山東路二〇二號

外埠每束加郵一分 郵票九五折算



體面攸關

葉小鳳

第二回 孝子對肚皮歎氣 太爺臨湯餅回魂

七七已斷，陳琴仙又忙着替父親尋覓葬地，說只是求父親遺體安窆之所，不是求兒孫發財發福之地，只要地勢高些乾些價錢便宜些就行。他又說，平生最恨堪輿家言，孔子聖人無一不知，無一不曉，若然家門盛衰，與祖墳的風水有關，他何苦不另揀一個佳城，却害得長兄折足，兒子蚤夭。這種名論，在鄉鎮上是容易聽見的，自然大家又要贊歎一番。

琴仙忙了兩三個月，把墳地買定了，接着就要叙行述，托人做墓誌銘；一面又要定石灰，填墳基，雇墳工，這樣忙着，却依舊每天到館。因為耳邊得了些風聲，知道女館東和自己感情不佳，不得不格外認真。他常說：「坐私館不比在學校裏當教員，同一造就子弟，但學校教員做的是雇工，私塾先生做的是包工。」

有一天，他忽然愁眉不展起來，一起一坐，總歎着氣；再過幾天，索性請了假，在家裏呆坐，不呆坐便和妻子金氏淘氣。裏裏外外的人，都認他天性獨厚，離葬期漸近，一定又是記憶着父親；只有金氏肚裏明白，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因為有一天，夫婦倆在房裏閒着，琴仙發見了金氏月信不來，腰肢漸大，忙問金氏：「這是怎的？」金氏紅着臉道：「你自己怎的，還來問我。」

琴仙從頭至尾，仔細一想，不覺面如土色，倒在床上，搥胸痛哭。朱氏趕進來問，夫婦倆都說不出口。哭了鎮半天，琴仙才住口，從此便鬱鬱不樂，有時指着金氏的肚皮歎氣。

醫生診斷確了，金氏已有六個月身孕，自有一班親戚朋友，閒着沒事，愛算閒賬，說閒話。有的說：這是琴仙孝道的報應，父親死才半年，她婦已有了五個月的孕，也許就是他底父親轉世。有的說：命氏受孕的時候，正在陳老爹熱喪中，琴仙那時哭得很忙，却還沒有廢床第之樂。這種話給琴仙聽得了，羞得不敢出門了半個月。

金氏的父親，也是一位飽學君子，見琴仙久不出門，特來探望。金氏吞吞吐吐地把那些話告訴了。金父道：「君子處世，有經有權，守制是經，續嗣是權，禮止於可止，情發於必發，畢竟賢婿讀書不多，渣滓未除，有這些參不透悟不澈處，吾輩立身處世，全在這經權兩字上，做得人表率，怎地竟這樣拘泥起來。」琴仙聽了金老這一席話，如醍醐灌頂，登時高興起來，這一天，夫婦二人被金老拉到家裏去吃了一天的牛肉，到晚大醉而歸，從此，琴仙依舊出去教書談道。

到了一年小祥，琴仙已因衆望所歸，充任了本鎮董事，兼任小學校長，定三月初二日開兒子阿招湯餅筵，三月五日行父親葬禮。初二日

朝，陳家開直了正門，門上懸着綵綢，因為過兩天就要辦葬事，囑咐茶担將吉凶兩種的桌幃椅靠，都送了過來。陳老爹的靈前，也改燒起一對絳蠟。日中時，就有許多朋友來道喜吃麵。老媽子抱出阿招來，穿着一身粉紅衣褲兒，臉上只敷了些薄粉，並沒點胭脂，大家都稱贊琴仙在吉凶兩禮之間參酌得當。

一回，門上傳進來，徐大老爺到了。那位大老爺官名世楷，是位拔貢出身，做過一任知縣，鎮上做過知縣的鄉紳，只有他一個，所以合鎮都敬重他。琴仙忙去接了進來，送茶送烟，滿廳上的客人，都靜坐着聽徐世楷談天。茶烟已罷，琴仙將他讓到朝外的一席上去，另請兩三個鄉紳來陪坐，金老也是一個。徐大老爺酒量最好，又最健談，舉大碗乾了三巡，笑向金老道：「鎮東頭那個風水墩，據堪輿家說，有一百年的科舉運，老夫總算僥倖了，令坦是後起之秀，可惜民國改元，把科舉廢了。」金老道：「古時薦選，原不必盡由科舉，小婿天性敦篤，熟嫻禮教，將來若微辟到明經修行，大概是有望的，但還賴先輩提撕。」

徐大老爺又乾了一杯酒，歎道：「微辟一途，也還體面，但現在仕途擁塞，那里談得到此，便有，也微辟不到荒江小市來；老夫已無志於世，像令坦般，如其進一個政黨，倒也是進身之階。」金老道：「進黨也不易，進了革命黨，身家性命都危險；進了狐羣狗黨，又不是敵親家當時教子立身的遺意；據我的意思，倒不如在一縣一鄉間，結合起我輩來，在地方上小做做，有些好處。」

別桌上客人，聽得他們的話，都不大懂，以為在那里談學賢經典。正熱鬧着，外面一羣進來了許多小學生，體操教員帶到廳上，喊「立定」，「向左轉」，「向右看齊」，也向校長道喜來了。琴仙吩咐點名發給每人

一根麵，自到學堂裏去吃。體操教員又吆吆喝喝地帶學生走了。大家看見這種熱鬧，都說：我們家裏以後有了喜事，也化些錢請他們來走一趟，裝裝體面。琴仙正色道：「他們是學生，比不得小堂名，容易呼喚。」

琴仙話還沒有說完，裏面女客廳裏忽然沸反起來，接着一個老媽子奔出來，向琴仙道：「不好了，故去的老太爺附在二姑奶奶身上，找少爺去說話呢。」大家聽了，登時紛亂，琴仙奔進去時，見一個堂房妹子，就是二姑奶奶，滿口流涎，眼珠插在頭皮裏，嘴裏胡嘈着，喚琴仙做兒子，帶哭帶罵說：「琴仙怎樣和妻子服中同房，怎樣乾沒本家寡婦的卹款，怎樣侮辱小學生……」把金氏嚇得目瞪口呆，把琴仙罵得暴跳如雷，說伊有意裝腔詭詐，喚人來將伊抓到柴房裏去關了。鬧了半天，琴仙去到廳上，見客人走了個光，只留得金老一人，躺在炕上發楞。招琴仙近前去，悄悄問道：「怎地去惹了這堂客來，自討煩惱？」琴仙頓足道：「誰去邀伊過，世上門來道喜，難道好拒絕得？」一場高興，被那個二姑奶奶一杓水澆個冰冷。連後兩天的葬禮，也草草了事，沒有幾個客來。





辭職以前

詒 蓀

程少卿在衙門辦公室裏。披閱公文。嘴裏啣着一枝雪茄煙。不住的吸。時時吐出如霧一般的白煙。既而把一張公文折疊好。舉起右手搔着頭。目不轉睛的瞧着官封上『靖國軍駐京辦公處緘』一行紅字。正在出神。一個常差的走到桌旁。恭恭敬敬的說：「次長。請接電話。」少卿接口問：「那兒來的。」常差的答道：「靖國軍駐京辦公處賈處長。」少卿愁眉一縐。略點了一點。便去接電話。只聽得耳機裏的人說：「你是程次長麼？」少卿答應道：「我是程少卿。」耳機裏的人續道：「昨天派專差送上督辦一個電報。請尊處儘兩天以內。籌劃五萬元。區區之數。想來總可設法罷。」少卿道：「督辦的電報。我已收到。不過最近二十天以來。敝處天天鬧窮。偏偏總長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實在不能對付各方索薪索餉的人。昨天已上辭呈。無奈總統十分懇切的挽留。說要走大家走。所以我還在這裏支持殘局。財政上種種困難情形。有誰知道。更有誰原諒我們辦事棘手呢。尊處所索五萬元軍餉。理該照付。但是目下的情形。十分爲難。能否照付。請您明天早上聽我回話罷。」那耳機裏的人。又再三叮囑。千萬要請辦到。少卿又說：「兄弟盡力去籌劃。明天再說吧。」說完。把耳機掛上。

少卿仍到辦公室坐下。兩眼閉着。凝想一忽兒。雙眉一縐。計上心來。站起來。穿着黑緞大氅。戴上帽子。走出衙門。跨上汽車。便到東交民巷。汽車

在某公使館前停着。少卿從皮篋裏。檢出一張印有頭銜的名片。由常差的交與號房。那大使館的號房。是個中國人。穿着前清官僚大禮服。頭上戴着纓帽。祇沒有拖花翎。接過名片。看了好久。方纔進去。大約經過二十分鐘的光景。那常差的出來。向少卿道：「洋大人說。請進去。」纔一先一後的走到會客廳裏。少卿想。今天又來向愛華大使借款。雖說把國有鐵路抵押。但不知愛華大使。能否允許。正在躊躇。只聞履聲略略。由遠而近。果然愛華大使。同着翻譯員出來了。兩下不免寒暄了幾句。少卿說：「今天到這兒來。非爲別事。就是前星期與貴公使商量的借款。曾承貴公使允許。下月一號交款。現在因爲敝國戰事驟起。需款方急。不知貴公使可否先付十萬元。」說時態度十分懇摯。翻譯員把少卿的話。直譯給愛華大使聽了。愛華大使摸着幾根短短的鬚鬚。使用本國言語。滔滔不絕的說了一番。少卿不住的點首。看他說話的態度。彷彿婉言拒絕的神色。少卿有些慌了。其實少卿並不懂愛華大使的話。既而翻譯員向少卿說：「你今天的來意。大使已經明白。所懇商的款項。前有成約。貴國鐵路抵押的契紙。還未送來。本不能提早付款。但大使十分諒解貴次長的爲難情形。允許先付十萬元。請你明天早晨來取支票。不過銀行裏先支十天的利息。要扣除的。」少卿連應幾個「是」。欣然辭去。

明天早晨。少卿從愛華大使處取得十萬元支票。回到衙門裏。站在門前

的巡警。恭恭敬敬向他行立正禮。他彷彿不見似的。走了進去。直到辦公室。打電話給靖國軍駐京辦公處賈處長。請他來領支票。賈處長立刻趕到。領去五萬元。當天晚報上登出一條新聞。「國有鐵路大借款五百萬將告成」。忙煞新聞記者。代當局造軍政教育各費分配單。什麼軍費發全月。政費發五成。教育費發一成五。這條新聞。財政次長程少卿看得暗暗好笑。鼻子裏「哼」了一聲。其實大批借款還沒領到。報紙上便大吹大擂起來。約兩個親信的秘書。一方面擬聲明啓事。送各報登載。一方面想法從借款項下。撥出兩萬元。利用鈔票封住新聞記者的口。

十天以後。五百萬大借款。真告成了。因為事前各方佈置週到。家家報館分送津貼。居然沒有一家報館登載這項新聞。這事便成為公開的秘密。當鐵路借款簽字這天晚上。財政次長程少卿公館前面。車馬盈門。開一個分配款項的會議。結果軍餉發兩月。政費發一月。教育費發一月的二成五。此項借款。彷彿是從天上落下來。各機關人員。聽得發薪的消息。皆大歡喜。那問當局款項的來路。程少卿也自以為可告無罪於國家了。那知軍字號的首領。聽說政府大借款告成。你也打電報來索餉。我也打電報來索餉。已累得程少卿無法對付了。還有那靖國軍督辦。聽得政府五百萬借款成功的消息。也急電索餉。并派駐京辦公處長。坐索五十萬。逼得這位程次長走頭無路。躊躇了一天一夜。和分潤該款的同僚們商量。你也說。請程次長酌量。他也說。請程次長酌量。把程少卿急個不了。但又無話可說。自己分潤着的款。獨多。當然負的責任也獨重。想到這裏。便感着有苦無處說的痛苦。回到家裏。向他的姨太太發牢騷。說道。「官場中的人。個個是棺材中伸手。一味兒死要錢。當借款未成功以前。同僚們見着我。便問。這事有希望麼。彷彿很能替我分擔幾分責任似的。到借款

既簽字。個個來了。倒像發了請客單。邀他們來的。當他們伸手接支票的時候。誰原諒我奔波的辛苦呢。現在大軍閥急電索餉。沒法應付。誰也不來問。全副責任。都由我一人擔當。同僚們算有良心麼。」他的二姨太太聽了這番話。明知他發牢騷。却搭訕着道。「老爺。他們既能避個乾淨。難道老爺不能避個乾淨麼。」少卿笑道。「阿媛。你這話少說。你們女孩子那裏懂得世事。我做了財政次長。這事我不問。誰該問呢。」二姨太太微微一笑。故意裝出撒嬌的態度。說道。「老爺。你是聰明人。現在各處打仗。多麼可怕。倘若北京附近。有些不安穩。如何是好。況且這筆借款。既辦成。咱們也……」說到這「也」字。少卿向伊瞅了一眼。阿媛會意。笑了。一笑。續道。「至多辭職就完了。」少卿微微點頭。笑嘻嘻的說。「我也這樣想。我趁這時下台。總算不辜負任何方面的人了。不過我現在辭職。不能不秘密些。我先跑了。再上辭呈。免得總統和同僚都來挽留。可省許多麻煩。」阿媛陪笑說。「我們帶着銀行存摺。回天津租界去住洋房罷。」少卿捻着幾根鬚鬚。現出似笑非笑的神氣。靜默默的計劃下台的步驟。三日後。率眷赴天津。第四天報紙上。登出財政次長辭職的早文來了。

